

中國解放區見聞



譯進 朱 · 著曼尔福·美



中國解放區見聞

美·福爾曼·著

朱 進 譯

一九四六，二·初版

中國解放區見聞

每冊定價國幣 元

著 者：美 · 福 爾 曼

譯 者：朱 進

發 行 者：學 術 社

重 慶 臨 江 路

經 售 者：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目 錄

柳亞子先生序

- 一：重慶底絨獸……………一
- 二：那是集中營嗎？……………八
- 三：踏進赤區……………一四
- 四：延安……………一九
- 五：混合經濟……………二四
- 六：鄉村民主……………三〇
- 七：生產運動……………三八
- 八：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五六
- 九：抗日根據地……………七九

一〇：軍事記錄 八五

一一：晉察冀邊區 九三

一二：新四軍 一〇二

一三：國民黨對共產黨 一一一

一四：這是共產主義嗎？ 一一八

一五：他們是共產黨嗎？ 一二七

一六：中國要起內戰嗎？ 一三四

後序 一四五

附 錄

和平建國綱領草案 一四九

一 重慶底緘默

中國爲自己底生存對日本的絞殺式封鎖進行了數年戰爭，但是，五十餘萬的中國最精銳軍隊卻作對內封鎖之用。這的確是世所罕有的奇觀，這便是中國再爆發內戰的先兆。

我們都知道那個封鎖的存在，那已成爲一個公開的秘密，對於駐在重慶的外國記者那更是一件只可私語而不可公開談論的怪事。我們外國記者誰也不知道封鎖線裏的真象。我們除了引用蔣委員長或其他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們譴責共產黨時所說的『強佔國土』『攻擊國軍』『阻礙抗戰』等罵言之外，在我們底任何快報中絕不許提及共產黨一個字。這種辦法自然而然地激起我們對共產黨的興趣。無論從那個角度看，我們外國記者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共產黨同情者。中國共產黨宣稱他們在華北及華中掌握了九千餘萬的民衆，這個數目幾乎等於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三，只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便令人感到驚奇。在過去五年間，中國政府從未允許任何記者到共產區。我們會屢次請求中國政府允許我們去訪問共產區。中國政府對我們

雖未斷然拒絕過，但是，卻始終搪塞地說：『等一等』『現在不方便』『情勢紊亂』等遁辭。

在封鎖線裏究竟發生着什麼事情呢？中國共產黨的確像中央政府所描寫的那樣兇惡嗎？他們是叛變地攻擊中央軍嗎？他們與南京偽組織勾結嗎？他們壓迫民衆嗎？他們逃避對日作戰嗎？他們與俄國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在日本與國民黨底二重封鎖之下怎樣處理一切呢？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基本異點是什麼呢？而且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又是什麼呢？他們在對日戰爭中究竟在作及能作些什麼呢？從純正的新聞立腳點，這些以及其他剴切的問題都需要根據目擊事實與實在事實的回答。但是，在共產黨繼續被封鎖的情形下，我們便無從有機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去年春某日，政府發言人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答覆我們底問題時，公然地否認中國境內有任何封鎖共產區的封鎖線。我們馬上就抓住了這個漏洞，我們作一張直接呈給蔣委員長的情願書，駐在重慶的全世界外國記者在這張情願書上都簽了字。在下一一次的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我們把情願書正式地公開地交給政府發言人請他轉呈蔣委員長。使我們大吃一驚的是：蔣介石將軍竟同意我們去訪問共產區而且我們還是以中央政府賓客的資格去訪問。不過我們

等了好幾個月才實際地由重慶出發。

從重慶到寶鷄乘卡車大汽車需時一個禮拜或一個多禮拜，在中國後方卡車與大汽車時常拋錨，有時幾分鐘便可修好，但是，有時須等好幾天才成。坐飛機兩小時便可到寶鷄。我們得到了特許飛行，六位外國記者與十五位中國記者坐一架由美國人駕駛的大型道格拉斯 DC3 飛機由重慶啓程。我們被公稱爲『西北參觀記者團』。

從寶鷄換火車東行，大約在夜半我們底特別快車到了西安。在燈火輝煌宮殿式的西安車站，有一百位左右的西安名士在歡迎我們。賓主經過了一番介紹及交換過名片之後，我們被接到豪華的西安招待所。我們在西安過了四天很有趣的生活。因爲我們是蔣委員長的賓客，所以西安地方政府官員真是不知道如何款待我們是好；因爲我們是政府的客人，所以他們應給予我們一切的便利與幫助；因爲我們是眼光銳利的新聞記者，所以我們也許會看見他們所避忌的事而得到壞印象。因此之故，在形式上的交往中彼此都是笑容滿面而且更非常客氣，但是，在暗地裏西安的官員們卻監視着我們底一言一動而把它記錄下來。以後我們才知道：那些頑強地拉我們坐車的黃包車夫都是被特別派到招待所的××份子。我們拒絕坐他們底車

的時候，他們便到處尾隨着我們。我們渾和地向他們提出抗議之後，他們才一闕而散。黃包車夫散去之後，隨後便來幾個人身穿普通衣服的特務，他們都騎着腳踏車，等我們在街上隨便坐車時，他們便跟在我們後頭。我們以和悅的態度觀看他們底動靜，有時我們對他們笑一笑或逗他們一下。他們一點也擾亂不了我們底心緒。我們不能斷定所有這些特務的行動究竟是出於××命令呢或是出於素與××當局探同一步驟而聞名的西安地方政府底指令呢。

有一天當我走進招待所的時候，一位私人信差遞給我一封信，這封信是用英文寫的，我把它一字不漏地抄在下面，但是，因為這封信的簽字是發信者底真名，所以我只把它略去。（譯者附註：這封信相當長，暴露了許多詳情，但因此只好不譯。這是對讀者很覺抱歉的。）

初看這封信雖像是半狂人所發出，但是，因為它充滿了特別情報，所以絕不能置若罔聞。

我們在西安依照各機關的重要性順序地作了四個正式武官訪問。首先我們訪問胡宗南司令部，其次為陝西省主席官邸及國民黨西安支部，最後為臨時國民參政會。胡宗南司令部很豪華且很舒適。被指定的接見人依照官階挨次排列在西太后於義和團之變時逃出北平到了西

安在的精緻的皇宮，一直排到一個石頭地紙窗戶設備樸素大小約有十五平方呎的屋子裏。這間屋子裏有三位長鬍子的臨時國民參政會老代表迎接我們。他們都表現了一種囑促不安的表情，他們恐怕因一時的不小心而說錯了話。

在司令部，胡宗南底參謀長羅澤闓出來招待我們。他說自己是胡宗南底代表發言人。他穿一雙高過膝蓋的馬靴，及一身漂亮的軍服，他會屢從蔣委員出席開羅會議。他雖然十分懇切地款待我們，但是我們馬上就嗅出了一股潛在的敵意，他似乎憎惡對我們這些管閒事的外國人表示親切。

使我們吃驚的是：羅澤闓竟坦白地承認中國有封鎖共產黨的封鎖線。他把『封鎖』不叫『封鎖』而美其名曰『包圍掩護區』。他舉了很多理由替自己辯護，第一他堅持地說共產黨不服從軍令，共產黨軍隊在名義上是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底直接指揮，但是他們拒絕在指定的地方駐防。他們違抗閻將軍底命令，恣意渡過黃河東岸非法擴張地盤。此外他們所到之處立即驅除中央政府或國民黨官吏而代以蘇維埃組織。關於抗戰他們所採的政策是『不打硬仗』『敵進我退』。這種現象在河北山東兩省已層出不窮，在這兩省共產黨故意退

出讓日本人進來。在過去六年間共產黨從未與敵人打過一次仗，所以期待他們今後與日本作戰那更是妄想。你們所樂於稱道的『封鎖』並不是封鎖共產黨而是封鎖日本軍，因為敵人說不定就會從無抵抗的共產區來攻打西安及中國後門。

這的確是一個怪誕的說明，而且也是一個使有智慧的我們不能置信的說明。

在省主席官邸祝紹周也承認中國境內有封鎖共產黨的封鎖線。他鎮靜地說：『那條封鎖線是一條「大溝」。隔不遠有一個「小房子」，每個「小房子」有數十人把守着』。他強調地說：『這條掩護線為防止共產黨非法擴張領土是非常需要的。共產黨頑強地擴張他們底土地，一直到中日戰爭他們底統治區域已三倍於昔日』。

我知道祝紹周所說的『共產黨擴張領土』是百分之百地不確實，因為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勃發數月前我會訪問共產區一次，當時的共產黨底統制區域的確比今天的大，從那時起，中央軍便加緊地把共產黨壓縮回去了，

祝主席實備共產黨，說共產黨殺戮非共產黨；當中央軍與日本軍作戰時叛變地攻擊中央販賣鴉片，邊區三分之一的最肥沃的土地都種了鴉片。這都是毫無根據的辱罵。我在邊

區整整遊了五個月，但是，我未看見任何形式的鴉片形跡。

二 那是集中營嗎？

我們會聽說在西安有一個特別訓練營，那是一個爲從共產區出來的人們而設的政治監獄，那是集中營嗎？所有的回答都一致地說那不過只是有些人們志願進去改造自己底思想，準備走向新生的所在而已。

我們請求去參觀，西安當局躊躇了兩天然後終於同意了。在我們去參觀的頭一天晚上，我們讀了註在節目單上的『注意』，內容是：『勞動訓練營由軍事委員會建於一九三九年冬，目的是給予由共產區逃到西安來的無家可歸的青年以短期訓練。由勞動服務，青年們學習生產技術及經商之道，以便他們能參加國家戰時工作。勞動訓練營內有經理班，化學工業班，政治班與工場。營中的訓練政策，管理方法，「食住以及其他種種條件與政府所辦的其他訓練機關相同』。

我們在一個天朗氣清的午後坐一輛豪華的特別汽車出了西安西門直赴該營。它位於飛機

場附近，四面圍以高牆，有兵把守着。勞動訓練營已爲我們準備妥當，牆上樹上都貼着紅的或黑的標語，從屋簷到房簷也都用繩子掛着標語。這些用英文寫的標語有「歡迎西北參觀記者團！」、「我們要爲和平正義民主而戰！」、「打倒法西斯！」等。每個翻譯員都像水蛭一樣地寸步不離地跟在我們外國記者後面。勞動訓練營顯然地是經過了一番洗刷，牆上的白粉還沒乾呢。

我們開始在營內巡遊，房子雖然密一點還不算太壞。每件東西都是嶄新嶄新的。毛巾，被單，手巾以及學員們所穿的制服也都是新的，他們底頭都剃得溜光，與被太陽晒黑了的臉成對比，腦袋閃閃發光。我們從窗外注視着教室，裏面的學生們，他們整整齊齊地坐得又挺又硬，一點也不理會我們。他們聚精會神地聽教師講古代史。我們底奇突的出現一點也不能惹他們注意。

我在操場上走了一圈，然後回來參加茶會，翻譯員始終跟在我底後頭。當我走過方才那個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聽古代史的教室時，我們發覺他們已下了課，因爲教師已不在教室裏，學生們又亂講亂談，他們大概是在講我們。我突然站下看着他們，一時之間他們竟有點驚惶

失措，但是不一會兒他們就恢復了原來受過訓練的好學生姿態。我進屋坐下，打算與他們談談，但是他們卻有些侷促不寧，他們看看我，再看看翻譯員，他們用這種眼光給我一個曖昧的答覆。我聳聳肩，不得已離開了他們。

在這裏我要把我底配述先提前一步，我向讀者報告一下我與兩位青年間的一段有趣的談話。幾個月後我到延安時，這兩位青年來訪問我，他們一位叫王爾明，一位叫羅超英，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我們訪問西安勞動訓練營時，他們都在那裏。他們不肯講他們由勞動訓練營逃出的原委，因為他們怕連累幫助他們脫逃的朋友。但是他們對我暴露了勞動訓練營底內幕，以及特別是當我們訪問該營時的情況。

他們首先告訴我們進勞動訓練營的經歷。一九四四年春老王是西安某防空學校的無線電生，他給一位朋友寫封信，裏面提到蘇維埃新憲法。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大不得了的事，不過只是他對於一本書感覺興趣，在西安書店裏買一本讀一讀而已。郵政局檢查了那封信，然後把它送到陸軍司令部。其間老王因特別任務已赴天水。一天，夜裏有兩個不速之客闖進他屋子裏拿着手槍逼他跟着走。以後他就被關在一間單獨禁閉室裏，誰也不審問他，誰也不而

且也不可能告訴他爲什麼被捕。以後他又被押赴蘭州，關在政治監獄裏。兩個禮拜後，他被提到一位姓趙的上校面前，這位趙上校兇狠地審問他爲什麼研究蘇聯新憲法，這時老王才恍然大悟被捕的原因。當然他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底間諜，他說他從未到過共產區，並且他更申訴他所以對蘇聯憲法感覺興趣，就是因爲國民黨要結束訓政，在各方面都掀起討論憲法的熱潮，自己也要研究研究憲法究竟是什麼東西。

趙上校下令鞭打並給他上刑逼他招供。這種拷問一直繼續到一九四四年四月，然後他便戴上鍊銬被送到西安勞動訓練營。他不知道服徒刑的期限，他也不敢問，因爲他恐怕再被關進單獨禁閉室裏。

羅超英是我在延安遇到的另一位逃獄者，他從十三歲起就在東北軍裏服務，七七事變時他逃出東北加入林彪底紅軍。一九四〇年他隨着林彪底參謀長陳將軍爲軍務赴新疆。陳將軍在新疆因病入院，老羅也與他在一起。當他們於當年十月由新疆回來的時候，兩個人就在西安被捕了。西安當局不承認他們底一切證件，硬說他們是間諜。他們底軍服有點出奇，很令人注目，他們雖然解釋他們底軍服是俄國料子而且是在新疆做的，但是西安當局一點也不

信。

羅超英與陳將軍被關在單獨禁閉室裏，幾有三年之久。在獄中他們時常被拷打上刑並且提到各式各樣的高官面前，迫令他們招認所有的罪狀。結果，陳將軍因受傷過重，失却意識死在獄裏了。年輕的羅超英，便被提到一個法庭被判無期徒刑，關在西安勞動訓練營。

在勞動訓練營裏，老王與老羅每天須做一些手工品。那裏底訓練非常苛嚴，犯過就被懲罰一頓殘酷的體刑。在課堂裏他們念三民主義，蔣委員長言論集，中國歷史及所謂『叛黨』——共產黨——與『叛軍』——共產軍——底罪狀。關在營裏的青年除了同意幹反共的工作外，一輩子就別想被釋。在營裏，『共產黨』雖被稱為『奸黨』，但是在我們去訪問的時候，那裏的囚犯們早已得到了不許對記者團稱『共產黨』為『奸黨』的命令。

老王一面笑一面說：『當你們訪問勞動訓練營的時候，我們都得了全套新制服，我們真喜歡極了，因為我們實在是需要一套新衣服啊！訓練營當局告訴我們好好保存那套新制服，但是，新毛氈及其他東西當你們離開訓練營馬上就送回陸軍七分校了。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專門為應付你們底眼光從陸軍七分校借來的』。

當記者團訪問勞動訓練營的頭一天，那裏底學生被分成許多小組，每組有一個組長來指導他們練習針對『問題表』的『正確答覆』。訓練營預先占卜了我們記者所要問的問題，然後把這些認為可能當問的問題用騰寫版印好分給每個學生去練習。所以當我們向他們提出問題的時候，我們便得到一套已事先準備妥當的回答。學生們事先都被警告過：誰要不按照準備好的公式去回答，他就要得到一個嚴重的結果。

老王老羅更告訴我很多其他的珍聞，因限於篇幅我不打算在這裏發表。在訓練營時，他們二人僅僅能從遠處看我們記者團，他們那組中的一個孩子要不顧自己底結果將勞動訓練營的黑幕暴露給我們，但是因為他距我們太遠，所以終沒得到機會。可是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得以安全無事。原來，被訓練營當局信為能說幾套已製造好的謊語的學生才被排在記者團圍，其餘的，也就是不被信任的學生們，都被小心地擺在大後面了。

三 踏進赤區

在一個夕陽西下的午後，我們一溜一滑地走下一條亂石滿地左灣右曲的羊腸山路而來到黃河渡口，我們在渡口等着那些已筋疲力盡的落伍者，約一小時左右，大家都到齊了，然後我們便塔上兩條平底船開始衝渡黃河激流。由於整天在烈日下跋涉的緣故，我們實在疲倦極了，在船裏我們竟似睡非睡地在不知不覺之間就進了共產區。在進入共產區之前，我們沿途倍受熱烈歡迎接待。可是因為我們是從旁門進了共產區，所以並未受到同樣的歡迎與接待。三位表情沉默的軍官從渡口的小村莊——涼水崖出來迎接我們，把我們安排在一個農莊裏。

翌晨，一位軍官帶着三個衛兵來正式歡迎我們。他們從延安出發翻山越嶺已不停地騎行了兩晝夜，但是他們還是精神十足好像是在鄰居的農家過的夜。他們四位都穿着同樣的藍色軍服，戴着同樣的軟軍帽。除了在領尖上帶着紅布條之外，他們沒佩帶任何徽章。三個衛兵好像好萊塢電影中的惡漢一樣，後屁股吊着匣槍，肩上抗着來福槍，後背背着日本武士的軍

刀。他們三人雖然不對他們底長官敬禮，並且很泰然地與他在一起，但是，這些武器就是他們尊敬他們底長官的證明。

在最初見面的一刹那，這位軍官並沒有什麼特別惹人注意的特徵。他很少開口也沒什麼虛偽作風。幾小時後，我們才知道：他就是共產軍裏很負盛名的王震將軍。他才三十七歲，他是一位經過了內戰與抗戰有十七年戰爭經驗的老戰士，他底矮小而雄勁的身上竟刻着七處戰傷的創疤。最初，他雖然好似有此陰鬱與馬虎。但是當我們在一起赴延安時，我們就漸漸喜歡他了。常我們大家都免去了初見面時的客套之後，我們便發覺了他是一位爽快的青年，並且像小孩子似地對我們底照像機，打字機或其他的新奇裝置感覺驚奇。他笑的時候露出牙齒，他不停地吸着一枝有斜度的外國式煙斗，這支煙斗的煙桿已經斷了，他把它用布纏得像他那隻光着腳穿草鞋的大脚指一樣粗。他在肩上掛着一幅日本造的大望遠鏡。他順口說：「這個望遠鏡是在一個小戰鬪裏從一個日本軍官得來的。」我們後來知道了他所說的「小戰鬪」就是：有一次他埋伏了一千五百名紅軍準備攻擊在內蒙公路上馳行的日本運輸隊。當擁有一千名兵，五輛戰車及四十五輛軍車的日本運輸隊觸發了公路上地雷的時候，王震便率領

他底部隊開始攻擊。日本軍見勢不利拍電求援，馬上就來了十五架轟炸機投下催淚彈與窒息彈。王震部隊因為當時沒有防毒面罩，所以不得已便被迫撤退了。他們打死了七百名敵人，自己也死了三百六十人。王震當場活捉了一個日本軍官，那個望遠鏡就是這個日本軍官贈給他的。原來共產黨底俘虜政策是絕不抑留要求返回本隊的敵人，所以那位日本軍官被釋放，他把望遠鏡送給王震作為臨別給念。那位軍官回隊後便被槍斃了，因為他當了八路軍底俘虜，傷了日本軍底尊嚴。

王震說：『有一次我們捉住一個日本少將，他不願回去受處罰，所以就跟我們一起走了。敵人得到這個情報馬上派轟炸機來襲擊我們，敵機發覺了我們是停在一個村子裏，所以便向全村投彈，那位少將便被炸死了』。

我們愈向西行則土地愈呈荒涼，但是我們，若一眼望去便能看見一塊塊的地氈似的麥田，玉蜀黍田及棉花地很危險地黏在險峻的山坡上，這赤裸裸地表現了當地人民底勤勉與決心。

當我們走近南泥灣地區時，我們看見每組以十二個人或十二個人以上所編成的軍隊正在

田裏作工，他們一面揮着鶴嘴鍬，鋤頭或鐵鍬，一面合唱着。他們依照普通軍隊底操典將步槍，機關槍，手榴彈與戰壕炮擺在旁邊，所有這些武器差不多都是日本造，都是在戰亂中從日本軍庫獲來的。這些武器就是他們自始至終是能打仗的戰鬥員而不是普通的農民的無言證明。

我們在王震底會客室裏過了夜。第二天早晨訪問三五九旅七一八營。營長名叫何林。何林底部隊，戎裝整列等着我們檢閱。我在中國已住了很久而且更看見過很多中國兵。在我所看見過的中國兵中，這些兵幾乎是營養最好的健兒。何林部隊絕沒忘記他們是兵而不是農人。在冬季或播種與收穫之間的夏季，他們實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此外他們更學習讀書寫字並聽取國內情勢與國際情勢的講義。他們自己更組織了劇團，以為遊戲或休息。

我們去訪問三五九旅陸軍醫院。刻在懸崖裏的一列列的洞穴就是醫院底病房。對於我，這的確是一個沉痛的經驗。醫生與護士雖然盡最大努力照顧傷兵，但是他們只有極少極少的藥，也可以說幾乎沒有藥醫治傷兵。藥局裏整整齊齊地擺着一排一排的貼着拉丁名字的西藥藥瓶，所有這些藥瓶都是空空如也。外科手術用的器具，都是用日本炸彈破片做的。這些器

具雖然是極原始式的，但是這就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精良的器械了。

古語所說的『當兵就是當和尚』不能適用於王震底部隊。毛澤東與朱德都一致告訴王震去鼓勵他底部下結婚並幫助他們樹立家庭與未來。王震底三五九旅已有四百多人結了婚，每年大約出生一百名左右嬰兒。王震自己在一九三七年也結了婚，他底太太是東北人，北平大學化學系畢業。她已生了三個兒子。關於這點，王震是非常自豪的。

四 延安

不怕轟炸的洞穴都城——延安——聳然屹立，成爲邊區民衆決心與剛毅底象徵。延安城已有三千年的歷史。古時它是防衛北方野蠻遊牧民族進侵的重要城塞，經過幾世紀的荒蕪及一百年前的回族大叛亂，延安已廢頹了。那次回族大叛亂，荒蕪了廣大的地區，屠殺了數百萬中國西北民衆。自那次叛亂以後，延安底城牆雖與昔日無異地殘留下來，但是市街卻經了一番重建。至一九三八年止，延安又漸漸地復興起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由於日本要發洩對共產黨底憤恨，所以便不停地轟炸延安。因此延安便被炸毀了。日本結束了轟炸之後，昔時的延安便成了一片瓦礫堆的廢墟了。

延安的毀滅既未驅走共產黨政府，也沒趕散延安民衆。他們只逃到延安城外，在延安峽谷側面的數千呎的峭壁上鑿深深的洞以安居。所以今天的延安真是一座名符其實的不怕轟炸的洞穴城市。洞穴一層層地排在懸崖上，每個洞穴都有一個弓形門，每個弓門又皆以一道扶

壁互相隔開。由洞穴前的雄壯的層道，人馬可以來回通行。險阻的小路從一條層道通到另一條層道，把上下的層道聯結起來。每個洞口前都有一小塊平地，用以養雞養豬種菜或作兒童們底遊戲場，間或那裏更有一條晒衣服繩子。從上面向下望，可以看到在懸崖下的峽谷裏有很多婦女在延水岸傍洗衣服。

我們住在延安招待所，我們每個人住一個舒適的洞。這些洞比重慶記者招待所好得多了。我們在延安見着兩位外國人，一位是林德生，另一位是馬海德。林德生是一位身材高大，禿頭，戴眼鏡，三十多歲的英國人。他於一九三一年由牛津大學畢業，以後便任燕京大學教授。一九四〇年他曾在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新聞處作過事。因為這種工作不適合他底個性，所以他又回到北平燕京大學。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他由北平脫走，逃到在北平附近西山一帶活動的共產黨游擊隊裏。林德生雖然是燕大底歷史與英文教授，但是，他卻精通無線電操縱術。共產黨游擊隊請他住下，製造並修理他們底裝備，及訓練他們操縱無線電的方法與技術。他在前線逗留了半年多。其間他對日本人玩了很多把戲，他特別對於捉日本人或殺日本人感覺興趣。他在我們到延安前一個禮拜也到了延安。

馬海德是美國人，生於布法羅。在北卡羅來納及瑞士讀的書。在瑞士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他已經與共產黨共處了七年。他底中國名叫馬海德（他拒絕說出他底美國名），因此他得以一心一意地獻身於中國共產軍底醫務工作，他也是三十五，六歲，他充滿了孩子氣的幽默與熱誠。他毫不猶豫地放下別的事情來常我們底翻譯。他是中國共產黨底熱烈的擁護者。他說：『在這裏我所最喜歡的一件事，就是這裏絕對沒有職業上的妬嫉。這大概是因為這裏既沒有錢財的誘惑，又沒有爭奪特別光榮與特別寵信的鬭爭。我們都像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在一起工作。滿足與失望大家都要負擔。這種現象能使爲人類服務的科學——醫學——恢復到原來的本面目』。馬海德在延安近郊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工作，這個醫院也是由一列洞穴所造成。依照諾爾曼白求恩博士底名而取名曰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白求恩在第一次大戰時是加拿大皇家空軍底軍醫總監。一九三九年在中國共產黨軍隊裏的工作中死去，醫院是由孫夫人發起建造的同時由外國募集的資金也幫了一部份忙。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可以說是舉世無雙。這不僅是因為它現在作着偉大的事而且是因為它不用藥品便能作偉大的事。由於日本及中央政府的二重封鎖，在過去三年間，除了我們這次在旅行袋裏從重慶帶給他們一些藥

品之外，他們從來就沒從外界得過些許的藥品補給。醫院裏的職員們是一羣目光閃閃有才智的運命共同者。適當設備與藥品的缺乏絕沒使他們心灰意冷。一切的缺乏只刺激他們去發明巧妙的對策與適當的代用品。他們用科學方法化驗中國底草藥，與其他藥品。他們發見漢藥不但可作西藥的代用品，而且的確比西藥有良好的質料。他們所保存下來的少許西藥都被藏在一個抽屜裏。他們底寶貝似的硫磺性丸藥必須在極緊急時，而且必須經過全醫院職員會商之後，才能動用。

受過西洋教育穿草鞋的中國醫生與護士，在洞穴試驗室裏用窗戶上的破玻璃做顯微鏡片。全醫院裏只有一架顯微鏡，而且那還是上古式的老古董，醫院裏各種器具有很多是從日本軍搶來的擺在簡陋的手術室裏的兩摺金屬手術台就是其中之一。作血液沉澱試驗時，他們將兩個玻璃管列在一個架上然後用米耗尺測量它的沉澱速度。土產的藥膏貯藏在不通空氣的土瓶裏。他們用當地產的綿花做藥綿，藥布就是用醫師及護士們所手紡的線製成的。職員們也自己種藥，從很遠的山谷自己挑水，並且還都自己洗衣服。由於麻醉劑及葡萄糖等重要藥品的缺乏，所以他們必須時常施行輸血，輸血者通常都是醫院的職員。全醫院裏既沒有鐘也

沒有錶，他們用恰恰能燒一小時的香棒或滴漏測時間，一個人站在香棒或滴漏的旁邊打着小鈴報告時間的經過。

從醫院渡過山谷，便是延安醫學院。院長叫王斌，他是一位睿智的心地曠直的醫學博士。我們訪問延安醫學院等時，那裏有二百一十名學生，其中有五十四名女學生。教科書都是由日英文或德文翻譯的手抄本。在眼科臨床方面該院有從敵人搶來的檢眼器。因為缺乏外科手術器及其他的必需用品，所以他們底學業也相當受挫。他們雖然會下診斷，但是卻不會處方。他們用普通的修指甲剪刀作外科手術；手術照明燈是將美孚油行的油燈放上一個德國罐頭的錫蓋，裏面貼上日本香煙錫紙。因缺乏蟻酸，所以屍首被醃在一個桶裏以供解剖。

五 混合經濟

今日的邊區並未實行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集產主義，除富於修正色彩的民主形式的變工隊及合作社（合作社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以自願加入為原則）之外，邊區政府更利用各種形式來組織一個散在個人主義的落後的農村經濟。大約邊區全農業勞動者的四分之一以上即一萬人以上都加入了變工隊，及雇人團。兩萬左右的民衆都有組織地加入了消費合作社，運輸合作社，生產合作社以及信用合作社。十三萬七千名以上的婦女也都有組織地加入了紡織合作社。

變工制度在增加生產方面證實了它底價值。在邊區雖然每個農民都保有他自己底一小塊土地，但是在一瞥之下，變工却類似蘇聯底集體農場，更酷似美國底農產品收穫機。所謂『變工』，就是八人或十二人的隣居集在一起互換勞動力。大家今天耕甲底田，明天耕乙底田，後天耕丙底田，如此繼續下去，直至全部田地皆被耕完為止。鋤地，撒種，除草及收穫

都是依照合作方式進行。假使某人比他底隣居較多的地，那麼便依田地面積上的差別而施以補助的辦法，如多拿出一個人的勞動力或向合作社繳納額外的糧食。沒有人被強制地拉進變工隊。但是因為變工隊本身證明了自己底有益性，所以便很少有人拒絕加入。主婦也參加變工隊，輪班給變工隊做飯。因此，別的主婦便得以有時間依合作的方式去紡織。

變工隊底創始者及證實它底價值的便是吳滿有，一九三九年吳滿有與他底隣居就證明了集體勞動比舊勞動制度有效率。以前對變工加以懷疑的農民現在也都開始加入了。變工隊底現在的口號是：『向吳滿有看齊。』吳滿有是今天邊區的第一名勞動英雄。現在在邊區總計有一百八十名農業，工業，軍事，文化及運輸等英雄。吳滿有是第一個得到英雄稱號的人。邊區政府在一九四二年將英雄稱號戴在他底頭上。他底肖像，與毛澤東朱德及其他邊區政府高級將領的肖像光輝奪目地一齊掛在美術館，民衆館以及各種公共場所裏。吳滿有現年六十六歲，身體頗壯，紅光滿面，有一副愉快的眼睛及富於表情的笑，更有一縷白鬚子及發亮的禿頭。他既不能讀，也不能寫，可是他却有很多關於農耕法的卓越的智識，及改良或適應農耕法的大本領。因為他能比普通的農人多耕三倍的田地及多收三倍的農產品，所以邊區政府

給了他第一個英雄的稱號。吳滿有及其他的勞動英雄不但只受一般民衆的崇拜，而且政府當局更約請他們參與所有的公共機關及國家機關。在邊區，他們有與邊區政府高級官員及軍事將領同起同坐的地位。

對抗封鎖的使邊區自給自足的生產運動於一九三九年開始了。一九四二年生產運動底規模更形擴大。今天，它已普及全華北及其他歸共產黨管轄的抗日根據地。由最下層的農民至最上層的邊區政府人員，每人都有一個生產計劃，將自己於一年中所要生產的梗概寫出。毛澤東在他底一小塊地裏種了洋葱，朱德種了黃瓜菜與白菜。一般民衆對協助生產運動所表示的熱烈，已超過了他們底先驅者底最樂觀的預測。

在某種程度，誰都參加生產運動。學生，公務員，以及工場勞動者都各有一架紡車及一小塊地，藉以生產綿線及青菜。連照顧我的小孩子都將他底餘暇消費於紡車上或窗外的一小塊菜園裏。

在邊區最自豪的英雄便是由二流子改造成的英雄。在邊區對人家叫二流子是最富於侮辱性的稱呼。爲生死問題的自給自足而奮鬥的邊區人民。對於二流子當然無忍耐可言，二流子

不僅是社會底寄生蟲，而且他們底任性的習慣，懶惰，賭博，欺詐，說謊與偷竊，是使別人墮落的根源。所以二流子在共產黨統治的地方，在各種社會層裏，都沒有立錐之地。一九三五年共產黨到陝北時那裏有七萬二流子。一九四三年邊區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改造了五百五十五名。但是因為邊區政府決心澈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便開始一個廣大的改造二流子運動。一九四四年初改造了三千九百七十人。有些頑固不悟的二流子反而反抗這種運動。當改造二流子的種種手段，如勸導，收買及威嚇等都無效時，邊區民衆便隨意地制定了法律，在每個二流子的胸前都掛上一個寫着「二流子」三個字的白色徽章。這種是在改造二流子運動中的嘲笑，羞辱與不停的藐視的標識，以使二流子們自動改造。同時邊區政府又採取了巧妙的辦法，在最近一次的勞動英雄大會上，政府選了五名最頑固的二流子參加大會。這五位二流子以爲自己要受處分或公開的侮辱，所以在最初他們一致拒絕參加。但是後來因爲隣居們都非請他們出席不可，所以他們終於屈服而去參加了。當他們抵達延安的時候，他們受了與勞動英雄同樣的歡迎與招待。這一來他們實在是吃驚非小。當他們進禮堂的時候大家都大聲鼓掌以示歡迎。他們被請到台上與有榮譽的來賓坐在一起。大家給他們拿茶，拿點心，又

拿果子。此外，大會更請他們與勞働英雄站在平等的立場參與各種討論。大會閉幕時，五位二流子一齊聲明要決心改造自己。當時勞働英雄們馬上就向他們喝采並提供所有的建議與幫助，以樹立他們底生產計劃。政府方面更分配給他們田地，並借給他們農具，種子與家畜。當時五個二流子便一致聲稱：『如果我們自己改造失敗，我們就再不認爲我們自己是人。』同時延安市政府也召集一個延安區的六十三個二流子大會。在五天的會期中，官吏教育家或黨及政府的首領們向他們演講，那五位改造過的二流子也被邀請來勸導他們底頑固的朋友，告訴他們自己所看到的及如何受招待的情景，以及最後發誓改造自己的決心。在大會底最終一天，劉慎海向他們演講。依照他自己的談話，他在二年前是邊區最有名的二流子。但是現在他已成爲一位英雄。他在大會上說一遍自己底歷史。他底老婆與四個兒子因爲他底懶惰無能及賭博而離開了他。他決定改造自己，他以一條驃作出發點，不遺餘力地從事運輸食鹽。今天他已有六條驃一隻驢子三頭牛及八十頭羊，並且還有一百五十畝地，他底家族又都回來了，現在他們食得飽穿得好非常幸福。他底例子促進了同時其他兩個二流子的自動改造心。他幫助他們改造，使他們走向自給自足的路上。劉慎海向二流子們演講的時候，竟熱烈地向

吳滿有挑戰，要在來年與吳滿有來一個生產競賽。他結言道：『我作夢也沒想到像我這樣頑固的老二流子能得到社會的榮譽。』他又提及他底木村選他爲地方勞動英雄。同時在這次二流子大會以前所開的民衆大會上，又被選爲民族勞動英雄的事蹟。延安市政府依照這種辦法將六十三個二流子中的大部分都改造了，只有一小部分仍是執迷不悟。事雖如此，但大會絕沒失敗。因爲大會已明確地在大衆底心裏確定了延安是勞動者底社會。我想發動封鎖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士們，在心裏很少有這種目的。但是，他們却確確實實地促使延安當局去尋求羣衆更生的更好的辦法。

六 鄉村民主

在離開延安約兩小時路程的一個村莊裏，正開着一個推選地方參議會代表的選舉大會。選舉委員會的十一個委員坐在一塊空地上審查選舉人的資格。這個委員會底構成份子是一個富農，一個中農，三個貧農，兩個僱工，三個婦女和在那個村莊裏的小學教師。

審查底結果是：在六百二十名的選舉人（名字都寫在一塊佈告牌上）中只有三名被認為無投票的資格，其中的一個是精神不健全，其餘兩個是還沒有達到法定最低的選舉年齡——十八歲。

候選人跟着一個一個地站起來說明自己的施政方針。有一個說他要迅速地實施毛澤東最近所發表的十一點政綱。其政綱如次：（一）每家須有一年餘糧以備飢荒。（二）每村須有一架織布機。（三）每村須有一個鐵廠。（四）每縣須有民辦日校及夜校各一，一個識字組，一個讀報組，一個壁報及一個秧歌隊。（五）每人須努力認識一千個中國字。（六）每

個地區須有一個醫藥合作社，每縣有一個醫生，每村有一個助產士。（七）每村須有一個貯藏以全村共同努力所收穫的五穀或互濟的穀倉。（八）每縣須有一銷售日用必須品的行商。

（九）每家須養牛一條及豬一隻。（十）每家須植樹十株並加以保護（十一）每村至少須有一口井，每十個人須有一個燈籠。

第二個候選人說：大家須以全力支持毛主席的十一點，同時還要馬上着手去做，大家應該通知縣政府，說他們準備隨時出力去作掘井，蓋校舍開荒貯糧等項工作。

第三個候選人表示，對於前面兩個人的方針都同意，不過他提出了補充意見說：他這村子裏的人應該更要注意去發展教育工作。理由是，他們底世界不是從前那個老樣子，已經超出了他們那個小村莊底範圍了，同時他們和下一代的人應該準備負起更大的責任。

其餘的候選人也都發表了他們的政見。我聽了他們的話，得了一個印象，就是：他們確實在打算作點改進的工作。但是這種情景對於那些年老的一輩一定會引起有點不尋常的感覺罷。在他們的記憶裏還活着過去那些牛馬般生活的日子，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默坐在那裏，在他們那些充滿着皺紋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不過我却可以看出他們心裏所想的東西惶

惑，半信半疑，對於一個似乎真正關心老百姓的政府的感激等等的混合情緒。

這場選舉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它與在華北和華中十五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裏的，在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保護之下的九千萬人民所實行的選舉大會沒有兩樣。甚至在那些所謂淪陷區裏面，民衆還照常選舉。大會雖然大半是秘密地進行，但有時也在相當公開的地方，有時甚至在日軍據點和碉堡射程之內的地方舉行。

爲着要親眼看一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種民主政治的實際情形，我出席了一次邊區政府與邊區參議會常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出席那次會議的二十四位議員——包括八個共產黨員——都是由民衆推選出來的。年紀最小的是卅一歲，最大八十一歲。因爲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那時正代表共產黨到了重慶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商談，所以那次會議便由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主持。出席的人員，包括一個農民，一個大地主，一個佃農，一個知識份子，一個教育家，一個醫生，一個軍官，一個文化工作者，一個店員和一個回教徒。

開會的地方是在結構簡單高屋頂的邊區政府禮堂裏，三五成羣的燕子穿飛在頭上在那些粗糙的棟樑上築巢。在那粉白的牆上有一列勞動英雄的肖像。他們的眼睛都向那些長着鬚子

的立法員底老頭凝視着。在禮堂講壇底兩側，掛着毛澤東和朱德底十五尺的巨像，禮堂的空
中從這邊牆角到那邊牆角掛着聯合國的小旗。

旁聽的人只有幾個，那些立法員坐在禮堂盡處的靠近講壇的地方，旁邊的粗糙的長凳是
臨時搬來的。那一天很暖和，大多數的人都穿着短褂，不過每個人還戴着一頂邊區差不多每
個人都戴的軟蓋的藍帽子，連那位齒牙脫落殆盡的李鼎銘也戴着他的帽子。他用一個小茶壺
一邊喝茶，一邊致開會辭。他把世界戰局作了一個報告，在結論中他說：『目前我們的盟軍
正在各處獲得勝利，我們必須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依賴他們底幫助去打日寇。』他說明當時
在華中華南方面戰局的失利，完全是重慶政府不能取得民衆支持的結果。他要求國民政府
將綏遠區的五十萬精兵調往華中華南去打日本人。他更補充地說：『還有，我們的部隊也
必須被允許去跟他們並肩作戰。』

早年革命時期的健將，劉培基——劉子丹底父親，跟着站起來提出他的關於推進植林計
劃的意見。他指出政府過去沒能充分和農民合作，他們雖然依照計劃種了樹。但是他們却需
要森林專家去指導他們怎樣去保護這些樹。他接着提出了一些保護樹林的實際意見。

何秋出一個非共產黨員的教育家，建議要改善目前的教育制度，提出很多實際意見。他提議設立流動學校，去教育落後村莊的人民，派教員每日輪流往各村上課。在農忙期間，教員不妨直接到田裏去教書，使農民在工作中依然還可以學習。在田地兩頭不妨立一塊小黑板，寫上幾個生字，讓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認字。在這裏，我可以順便提一提不久以後我果然在很多的村莊裏看到這樣的黑板，這足以證明這些立法員並不是紙上談兵。

短小精幹的馬豫章提到優待抗屬的問題，他認為還要加緊努力去幫助那些抗屬奠定家務以自給自足。這不單只是爲了要減輕公家底負擔，同時也是爲了這樣做足以提高他們的自尊心，因此，他主張當局應該派人去替抗屬做莊稼，並且分配土地農具和種子給他們。

皮廣道一個非共產黨員的醫生，建議要在那些比較落後的鄉村裏更積極地推行衛生運動，他要求當局採取强有力的措施去教育民衆不信巫神和巫醫，多多訓練西醫以減少嬰兒底死亡率。

高崇珊，一個商人，並且從前在國民黨底公安局裏任過主管職位，提及了目前的政治問題。他用熱辣的口調譴責某將軍說：『你並不是那麼壞的人，可是頂糟的是你頑固得很，不

聽別人底話，你給人朦蔽了。孫中山先生說：一切愛國的人士都要團結一致以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如果你果然要走向民主和團結的路，我們沒有不支持你到底的，那時，你才真成爲世界四大領袖之一。在這時候，先讓我們停止互相間的爭執，大家合力去打共同的敵人。」

在短短的休息時間裏，有人拿出一付紙牌，跟着，就在那個會議桌上玩起『延安撲克』（一種介乎橋戲與拉迷之間的玩法）。

休息過後，喬松山站起來對於邊區現行的司法制度作了一個詳細的檢討，他是一個國民黨員，並且過去在國民政府監察院做過事。他指出了好些弱點，並且提出幾點改進司法手續的意見。他認爲首先司法官，應該親自到當事人或發生案件的村莊去訪問，向他們底鄰居或該村的長老作實地的調查，這樣一來，司法官不但可以親自搜集證據，並且還可無須作證的農民們出庭，不致防礙他們在田裏工作。其次他認爲在審理案件之前應該多做庭外調解的工作，大概除了漢奸和顛覆政府者外，他以爲所有民事案件和大部份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他提議要將關中分區（西安北部地區）特別委員馬錫五所實行過的調解辦法廣爲推行。馬錫五在邊區已享大名，因爲他處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時運用的方法既迅速有效，又直截

了當。他遇到了案子決不拖延時日，即時就直接追究事件發生的根源，同時在斷案以前往往先和當地有聲望的人作一個商量。傅平兒的案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傅平兒是一個很好看的小姑娘，本來和張寶兒訂了婚，可是後來她父親嫌張寶兒太窮，替她選了另一個比較有錢的，希望從他那裏多得點身價，不料張寶兒的父親知道了這個變化，便事先糾合了親戚近鄰，在一個夜裏搶了傅平兒去跟他兒子成親，傅平兒的父親便向地方法院起訴，法官判決搶婚是不合法的，將張寶兒的父親判了六個月徒刑。

可是，不久這件案子的經過引起了各方熱烈的爭執。因此，馬錫五便被邀請出來解決。爲着要知道正統的法律意見，他首先和當地的負責人商談，跟着他更徵求當事者底鄰居和親戚的意見，最後他詢問女方是願意嫁給她父親選給她的那個有錢人家呢，還是情願嫁給張寶兒呢？她的回答是她情願嫁給張寶兒，連死也不肯改心。

馬錫五於是便在那個村莊裏召開一個羣衆大會，讓全體民衆做審判和陪審人。在那個大會上，大家明白了：原來女的父親曾經三番五次地因求親的人增加身價而改變意思去賣她，但是他的女兒却始終不知道這回事，並且曾經要求一定要嫁給那個她父親替她第一次選定的

配偶，因為她說她真愛他。

民衆知道了這些情形後，便全體一致地宣佈傅老頭三番五次地想賣他的女兒觸犯了國家法律，因此應該受處罰。其次，男的父親張老頭因擅自糾衆搶親，擾亂社會秩序，也同樣有罪。至於男女雙方，則可以根據自由婚姻法律結婚。

喬松山在結論裏說：『直接有關羣衆福利和生活的事，應該靠羣衆處理。這個原則其實比法律更爲公平，更爲合理。』他說這話時，也許想着這樣的一句老話罷：『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其實這就是共產黨建立他們的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

七 生產運動

生產運動並不限於民衆，軍隊也同樣參加。這可以說是八路軍所特有的性格。這種規模的生產軍隊在世界上（就我所知道的範圍內來說）也是沒有的。其次這對於軍民底水乳交融般的合作也有很大的幫助。訪問過八路軍的人，沒有誰懷疑這個事實。八路軍之所以能夠僅靠鹵獲的或簡陋的武器去支持戰爭，就是因爲軍民能夠相互結合，因爲共產黨自一九三九年受經濟上的和軍事上的封鎖以來，八路軍——包括五七〇，〇〇〇正規軍（一九四二年十月的數字）——就從未得到過重慶中央政府底一粒子彈一點薪餉和糧秣。如果不是展開了生產運動，那麼被封鎖的而且暴露於戰爭之下的華北人民，一定因供應八路軍而受到過重的負擔。因此，八路軍就參加了生產運動。一個這麼的自助軍隊，無疑的是會得到人民熱烈底擁護的。同時這種民衆擁護，當然又會反過來提高軍隊底士氣。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王震和他的三五九旅，但是那不過是留駐邊區的五個旅之中的一個而

已。在這裏我不禁想起了一件頗有趣的同時又是使人深思的事。有一天晚上，我正和幾個軍官談話的當兒，我試探地說：如果重慶再來『侵犯』在鄰接國民黨地區的邊區地帶時，那麼駐防邊區的五萬半兵半農的八路軍，或者不够抗拒胡宗南底五十萬中央軍吧？他們毫不遲疑地異口同音地說：『够了够了』這個答話並沒有一點誇張的成份。他們都有堅強的自信。『你忘記了』，他們跟着說：『我們有和我們在一起的民衆。』

關於八路軍的生產努力的一些事實和數字，在這裏列舉出來，讀者也許感覺有興趣吧？在一九三九年一年裏留駐邊區的部隊開墾了二五、一三六畝地，收穫的糧食共達二、五九〇担，到了一九四三年，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已達二一五、〇〇〇畝——較紅軍開抵陝北的一九三六年當時的耕地面積增加了三分之一，在一九四三年年底收穫額已增至三一、〇〇〇担。他們更計劃在一九四四年中將耕地擴大到八四二、〇三四畝，將收穫量增加到一二〇、三九三担，約等於一九四三年生產的四倍。

除了小米（這差不多是從前唯一的農產物）之外，部隊還種了小麥包穀黃豆大麥亞麻燕麥糜麥棉花和各式各樣的蔬菜。當我們想起陝西土壤底有名的瘠瘦時，那麼這麼多的農作物

能够生長起來，同時收穫量又這麼大，這都是值得吾們注意的。除了五穀之外，蔬菜服裝紙張及其他種種部隊用品，邊區留守兵團在一九四三年已經達到了七九·五%的自給自足的程
度，其餘的二〇·五%則由邊區政府補助。

如果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生活水準做基數（一〇〇%）的話，那麼邊區部隊底生活水準到一九四〇年便跌到八八%，到一九四一年更跌到八四·二%，這都是封鎖所引起的必然結果。到一九四二年當生產運動展開的時候，生活水準便增加至九五·三%，到一九四三年更增高到一二五·五%，較一九三九年的水準更高二五·五%。在一九四三年，一個士兵底標準裝備是兩套夏天軍服，一套冬天軍服，四分之一件棉大衣（換句話說，就是一件棉大衣要穿四年），半件棉被兩隻夏天穿的布涼鞋，一雙冬天穿的厚布鞋和一雙草鞋，此外還有半條綁腿，三分之一條彈藥袋，三分之一條米袋，兩條毛巾，三斤羊毛。用這些羊毛他們可以紡毛線多織幾雙襪子。在王震的一旅裏面，去年每個士兵都領了一套全呢的軍服。比起我們軍隊底裝備，所有這些似乎都毫不足道。——是的，毫不足道。然而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士兵自己動手生產出來的，而且又是會使西洋兵站部主任束手無策的環境中創造出來的。

我們從這些事實得到一些不僅是邊區的，同時也是整個中國的物質條件困難的認識。八路軍士兵每月領到的肉類是四磅零八盎士，——這雖然比國民黨軍隊裏的士兵每人所領得到的份量要多得多，但却只約略等於一個美國工人在戰時所消費的新鮮肉底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加之美國工人除了肉類之外還有其他食物可以供給蛋白質。）這個比較雖然頗有意思，但是實際上並不完全妥當。重要的事實是照中國的水準看來，八路軍底士兵是算生活得很好的軍隊，同時他們也都知道自己是如此，還有使他們更覺得自豪的就是：他們本身就是生產運動的重要因素，他們除了肉類之外，每人每月還有四十八磅左右的蔬菜，六十磅左右的小米，平均每人每天有兩磅的穀類和一磅半的蔬菜。油鹽及其他調味品和燃料也由公家供給。燃料是很好的無烟煤。很明顯地，就是在軍中大部分的時間裏有新鮮的蔬菜吃，這種伙食也是不易經常維持得很合標準的。

以士兵的糧食分配量和延安區的小規模兵工廠裏的工人所能領到的糧食比較一下，那是很有趣的。我曾經問過一個工人，他告訴我說：他每月能夠領到四磅肉類，四十磅小米和二十磅小麥（實物或者依照市價發錢）。依此看來，在穀類方面他雖然可以比士兵享受稍豐，但

是在肉類方面却是有點吃虧，同時在蔬菜方面他僅能領到士兵份量的四分之三。他的妻子兒女應得的份量，也是根據同樣標準計算。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兒童上了七歲便照大人計算配發糧食。還有工廠方面供給午飯，內容主要是蔬菜小米和饅頭這些軍火工人也領工資和軍裝。工資是依照小米的市價規定，絕不會受物價波動的影響。實際上他們有時領到實物，有時領到錢。在我訪問的那個工廠裏，當然沒有資本家。可是那裏也有工資的等級。如果拿管理人員和各部門負責人底薪水和熟練工人底薪工資比較起來，比率大約等於四——三——二。部隊還設立了一些合作社以吸收士兵們從生產中得來的額外收入。若將這些投資金額換算美金而加以比較時，那簡直是近乎不可能。

邊區政府有它本身的貨幣單位——邊幣，邊幣雖然被重慶認為不合法，但是在延安治下的地區却贏得人民底充分信用。邊幣約值重慶法幣底八分之一。重慶法幣的價值在一九四三年等於美鈔底四十分之一。因為在重慶統治區流行着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同時美鈔的匯率是又一個毫無根據的官定標準，所以把法幣與邊幣比較是很牽強的。我們要記住，邊區政府在防止通貨膨脹工作上比較有些成效，這只要從正常交換關係看來便可概見其內容。這些貨

幣數字，對於美國讀者雖然沒有多大意義，可是那個在合作社投資方面最有成績的旅底財政狀況，却是值得我們考察一下的。那個旅就是王震底三五九旅。他爲要使他的部隊在戰後完全在財政上獨立起見，所以他廣汎地組織起部隊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六〇%是由該旅自己經營，每個士兵最少須加入其中的一個。在一九四三年該旅平均每人入股四·一五八元邊幣，全體合計約一千五百萬元邊幣。除了這個由各人股份所集成的資本（入股人各有股票）之外，該旅還有集體投資，其總額約有二千五百萬元邊幣。

八路軍本身生產的東西，由衣類到軍火，由五金器具到木材，包括的範圍很廣，甚至一些勝家牌縫紉機（這在邊區和在中國其他地方同樣是非常寶貴的）的零件，也由穿軍服的工人生產在一個機器很容易損壞的地方，氣罐和活塞環是少不了的東西。在這裏順便值得一提的是。鋼製的用具和武器都是用變工的方式生產出來的。這就是說部隊往往在日軍佔領地區裏把鐵路拆毀將鐵軌運到「後方」交給從事生產的部隊製造武器。然而這不過只是生產努力底一些動人的例子而已。我們試看一看世界上任何軍需倉庫的配發表，表上所列的各色各樣的名目，簡直會使人想起芝加哥郵局的郵件寄發次序表。八路軍的裝備當然遠不如美國軍隊

那麼多，可是一切配備都由部隊本自供給。是不是要蓋幾棟工廠的新房子呢？是不是要偷運一張報紙到日軍佔領區去呢？留守部隊已常造建築用的磚和石灰，墨水和紙張更不用提。

對於習慣於龐大數字的美國人，（對於他們，工具底使用是第二天性，或者比第二天性更根深蒂固，同時他們的發明能力不斷為他們的工業文明所激發，）八路軍底這些成就似乎是有限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中國並不是美國，而中國底文明又是農業文明。在這種社會裏，那些舊式的遲鈍的作風還在很多地方佔着支配的地位。中國手工業工人往往是很精巧的，特別是當他運用着傳統的工具做那些不知經多少前人所改進過的工作時，更表現出他的熟練。甚至鄉村的手藝工人，在做他本行的工作時也是很熟練而負責的。不過這些手工業和現代戰爭所需要的各種用具底生產是很少有連帶關係的。由於這個原故，八路軍和政府領袖們曾遭遇了種種困難。爲着在科學水準很低的情形下，來解決這些困難，他們發揮了極高度的熱忱和無限的忍耐力。一支在槍口上能够反摺，用時能够很快地，並且無聲地就拉直的刺刀，在一個美國工廠經理看起來也許是一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發明，然而這對於延安的農民隊伍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偉大成就。

所有日用物品如鈕扣，陶器，彈藥，電氣插頭，電線，電池，鞋，牙刷和肥皂，都是從一些簡陋的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東西的生產量和美國的生產數字比較起來。當然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我們要知道當紅軍開到陝北的時候，那裏是連工業的影子都沒有的。到了一九三七年，他們開始和日軍正式作戰的時候為止，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兵工廠，一間被服廠和一間印刷廠，全體的工人不過才二七〇人。到一九三九年底，工人數目就增加到七〇〇人，目前全邊區已有一萬二千名左右開全工的工人，而且將來還很有增加的可能，這種增加，在一個從共產黨到來後才開始現代文化的地區看來，可以說是很大的。

當然，在鼓勵工業發展上，政府是和軍隊協力合作的。可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延安當局並不是將一切努力都局限於建立國家企業，對於私人經營和合作社，政府也明令規定保障其合法的利潤，特別是對於合作社更往往供給經營資金。肥皂、火柴、紙張、化學用品，玻璃和磁器都是用這種方式來生產。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一間煉鐵廠成立了，它的產額並不多，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工人和管理人員都很缺乏，關於經營煉鐵廠的知識。他們很坦白地承認這點，可是這並不能阻止他們繼續經營的決心。鐵是極端需要的，那個鐵廠有兩個小的及三個

比較大的熔礦爐和兩百名輪班工作的工人。鐵礦山離工廠約有十哩，在那裏有幾千士兵採掘着礦石。

部隊在邊區裏所開採的煤礦也在一天一天的增加。路上時常有一隊一隊的騾子運着質地很好的無烟煤。雖然採礦設備的不足和運輸工具的缺乏限制了生產量，但是產量仍然是逐漸在增加中。

我費了一些時間去訪問延安區的兵工廠。廠址位於離延安五六個鐘頭騎馬的路程的地方。工廠一半藏在山裏，本來是製造農具的，但是當邊區遭到封鎖，內戰的危機增大時，全廠便迅速地改爲製造手榴彈和修理破武器的工廠了。當時該廠只有兩付車床一架鑄造機和一位唯一的有經驗的軍需技工。後來所添的其他的機器，大部分都是由該廠工人自己設計，一點一滴地做出來的。現在該廠專門製造子彈殼和擲彈筒。金屬的來源是鋼軌及其他戰利品，此外還有破舊的鐘、鍋、熨斗和舊砲彈殼，動力是由一架一九三三年式的蘇聯季斯牌卡車發動機和另一架一九二九年式的雪佛蘭牌卡車發動機供給。這兩架發動機以木炭瓦斯做燃料，連接起來轉動着十九個在一條回轉軸上的滑車。

該廠辦有壁報。工人的投稿內容，包括技術方面的意見。政局談論和地方新聞，有一篇文章介紹着美國的新磨粉法。另外一篇警告大家在酷暑的夏天對於飲食要講衛生，『不要吃沒有煮熟的東西，不要喝沒有煮沸的水，』再加工上一句也許是開玩笑的話，『不要狼吞虎嚥。』他們一天輪班工作十小時，其間有半個鐘頭的午飯時間。

我與那個工廠的指導員——政治委員——談到工人各種業餘活動的問題。這些指導員是介乎有能力的專家和聽人懺悔的牧師之間的人物，他們底任務是設法促進生產，同時更聽取工人的訴苦和建議。工人不但被允許而且甚至被鼓勵去參加職工會。兵工廠裏的三百三十一個工人中一百七十八個是職工會的會員。會員所應繳納的會費規定為工資的百分之一。它的用途是一半作辦公費用一半作買刊物及演劇等用。工廠裏有一間為全體工人而設的俱樂部，還有一個教室，公衆派教員並供給教科書，讓工人在每天晚飯後上兩個鐘頭的課。上課是少帶點強迫性的，因為大家都須互相鼓勵學習，連那些懶去聽講的二流子也受到很大的精神壓力。

在一個紡織合作社，我發覺那裏雖然沒有適當的機器，但是社員們却能用創造力去補償

這種缺乏。社員自製的各種機器，雖然簡陋，可是還都能用。因為缺少轉動輪盤的長皮帶，所以工人們便將一根用毛編成的堅韌的帶塗上松脂和蜂臘以作代用品。試驗的結果，成績很好，發明人是看見普通農家都用加臘的毛帶轉動手搖的紡紗機而想出這種新辦法來的。後來在工廠裏大規模地應用到發動機轉動的機器上去時，他們發覺帶子上的臘為機器的轉動速度所產生的熱所溶解了，於是他們又想出加松脂的辦法。

各種必要的彈簧都是用鹵獲的電話綫造成的。造法是將這些綫的殘骸放在一個坩堝裏，與炭一起燒到攝氏七〇〇——八〇〇度。那位發明這種彈簧的工廠管理人是值得自豪的。他把用電話綫改造的彈簧，跟船來的彈簧一比，他的彈簧的彈力還要大，品質還勝一籌。

這個工廠有兩個動力底來源，一個是一頭蒙上眼睛的騾子，轉動着一個有齒輪的大木輪，木輪上連接一些較小的輪帶，圓筒，和滑車。當騾子走動時，整個裝置便產生出足夠的動力去推動場內的各種機器。據說：這頭騾子底工作時間也和場內的工人一樣，也有半個鐘頭的午飯時間。第二個動力是一個大水車，從水車上流過的水使用以灌溉附近的菜園。菜園是場裏工人自己經營的，因為產量比他們的消費量還多，所以他們便把菜拿出去賣。用賣來

的錢以合作社的名義去買他們所領不到的東西。買價總比市場價格便宜百分之四十或五十。

因為國民政府宣佈延安所發行的邊幣為不合法，所以這種貨幣便無法在邊區以外的地方流通。國民黨——特別是參謀長×××——說八路軍所以被認為不合法而領不到糧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邊區政府自行印發不合法的貨幣。×××說他有證據足以證明共產黨自一九三八年以來便發行邊幣。關於這點，我曾經與延安的財政廳長南漢宸及其他邊區政府的官吏談論過。他們都一致否認×××的責難。他們都異口同音地說：「事實是我們只在我們的部隊領不到糧餉，在經濟和軍事上被封鎖以後，才印發鈔票。與國民黨發生裂痕以前，我們雖然也會發行過輔助幣流通市面，但是那些輔助幣的額面價值最高不過才七角五分。我們之所以印發輔助幣的原因，就是籌碼不足。這些輔幣券都不是邊區政府因公用所發行的，它是由一家半官半商的光華商店印發的。而且印發的原意並不是作貨幣而係作獎券之用（很像美國電車公司所發的票券）。發行額還沒超過一千元法幣（約值美金二十五元）。票面價格是由一分至七角五分。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軍事件之後；我們才經常印發邊幣，正確點說，第一次公開發行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如果×××說他有那個日期以前的邊幣。」

那麼那些鈔票一定也散佈在我們的人民手中，爲着使你滿足並答覆××將軍，希望你不要氣地搜尋一下。我照他的話做了，可是始終也沒找到一張在一九四一年前所發行的邊幣。

邊幣既被認爲不合法，所以在邊區以外的地方就不能通用，因此之故，本來可以走私通過封鎖綫的重要物資，也不能用這種貨幣去購取，可是邊區却有兩種極爲大後方（延安人士這樣稱呼國民黨統治下的地區）所需要的東西——鹽和石油。這兩種東西是邊區的出口品，被特許可以自由通過封鎖綫運出邊區。換回來的東西是布匹以及其他邊區以外地區當局認爲可以讓趕騾馬的商販帶進邊區的東西。邊區有幾個全中國最好的產鹽區，不過因種種關係，現在只能生產足夠邊區的目的消費和大後方所勉強接受的產額。

關於石油，邊區政府在延長——延安和黃河之間——經營着一個規模不十分大的油田，這個油礦本來是在一九〇六年由一個日本工程師發見，測探和着手開採的。他開了四個油井，但是其中只有兩個噴油。一九一〇年，那位工程師因爲油底產量很少，並且受到滿清政府的種種阻礙，所以終於放棄了原定的計劃。新的民國政府接手試辦了好幾年，可是在一九一四年與美孚油行訂了合同，把礦權轉讓給她。美孚油行運來很多掘井和煉油的設備，又開

了五個新井，但是後來因為無利可圖，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周圍地區都沒有公路運輸或鐵路運輸的便利所以美孚油行也洗手不幹，將所有的設備都丟在那裏了。從一九一六年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紅軍的先頭部隊到達邊區為止，中國政府只是馬馬虎虎地繼續經營，始終也沒獲得多少收益。

目前共產黨正用全力在發展這個油礦，因為他們知道無論在產油方面是多麼沒有利益，但是可得到汽油火油和洋燭等副產物。這個事業畢竟是換取「外匯」的一個寶貴的媒介。他們的努力也許可以說是「不合經濟原則」，但是照邊區的目前情形看來，用普通的準則去衡量是說不過去的。負責經營的很坦白地承認他們沒有誰真正懂得科學採鍊方法。有些工作人員是從前的老手。礦場的負責人陳春俠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承認自己並不是什麼採鍊石油的工程師，只不過是在外國人經營時在那裏工作，得了好幾年的實際經驗而已。那幾隻美孚油行遺留下來的機器，都殘破不堪使用了。抽油機上的幾個活塞都裹了布和皮以防漏油。由於鋼的缺乏，所以貯油庫是用從河邊挖出來的石灰砌成的。其他的各種設備不是代用品便是自製的居多。蒸汽機就是日本工程師在一九〇六年裝起來的。那些美孚油行運來的機器，却因

爲沒有補充的零件不堪應用了。火油和原油都是用竹子和石灰做的桶裝起來，放在騾子和驢子底背上運出去。副產物的洋燭，質地很不錯，比重慶或大後方其他地區所出產的好得多。汽油的主要用途是供給在延安及其附近地區馳行的二十多輛破舊卡車之用。

我所接談過的幾個工人似乎都很滿足他們的勞動報酬。有幾個是在那裏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工人。他們曾經在過去的幾個雇主之下工作過，他們對於目前的工作條件都表示非常滿意。他們的工作時間既比從前短，同時也受着人的待遇。他們有自己的工會俱樂部，並且對於礦場裏的事還有發言權。其中有一個會講英語的，他原來是一個在星加坡出生的華僑，在流浪到延長油礦以前，曾經營過多年的水手。『在這裏做工比從前當水手都好。』他沉思地說。在邊區和在全中國各處一樣，生活是艱苦的，然而在他那表示滿意的言談中我聽到了希望之聲，同時我相信我也聽到了自信之聲。

邊區政府主席，白髮蒼蒼的林祖涵，告訴我邊區一九四三年的生產狀況時，是充滿着自信的。下面便是一九四三年的生產紀錄。邊區全年的糧食消費額約一、六二〇、〇〇〇担。一九四三年的生產總額爲一、八四〇、〇〇〇担，剩餘約二二〇、〇〇〇担，這就是說：

如果平均分配一下，每人都有剩餘的糧食。那年的農產品總額中的比例數是：小米二·四·五%，小麥一·一·五%，玉米一·四%，豆類一·一·二%，蕎麥·一%，高粱六·四%亞麻五·一%，大麥三·七%，甘薯三·二%，棉花一·四%，蔬菜和雜糧二·二%。

在同一年中，鹽（邊區的主要輸出品，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產額達六〇〇、〇〇〇馱，全部由合作社包運，這些合作社的牲口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十倍。在畜牧手工業和工業等方面也有，顯著的進步。做紡織的婦女已有一三七、六〇〇名，她們差不多都加入了紡織合作社。每個工廠底產量都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增加的比例數是由一〇〇%到四〇〇%，同時，生產費也減到二〇%至三〇%之譜。

林主席說：甚至道士瞎子和老太婆也被捲進了生產運動的狂潮。有一個住在清澗廟的名叫張鳳鳴的道士，看見了人民開荒底熱烈情景，深深地受了感動，最後便剪去道士的長髮，到田裏去種田。在慶陽縣有一個五十七歲的瞎子要他的孫子每天帶他到田裏去耕田，後來他果然自己摸索地開了四畝半荒地。在志丹縣有一個老太婆，當秋收的時候，每天早上一聽到鷄叫，便起來叫起她的鄰人，去和她一道在天剛發亮的時候便下田收割。這樣的例子在中

國，甚至於可以說在全世界恐怕也不易找到。

林主席繼續着說：這樣的熱烈情緒是全是由於共產黨和邊區政府底領導得法以及多方的鼓勵所致。政府首先所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已使佃農減輕了負擔，同時也使他們更辛勤地工作以履行他們的交租義務。政府保證地主的收租權。其次政府更貸款給農民，使他們有錢買牛和較好的農具。爲獎勵種植起見，政府對種棉的農民免三年稅，並且更規定將來納稅時可以用棉花代替五穀。

因爲邊區實行優待難民政策，所以從河南吸收了成千成萬的難民。因此，人口增加了不少。這些難民都領到了地，並且建立了家庭，實行自力更生。爲着增加生產能率，所以變工隊的組織被普遍地推行了。全邊區三三八，七六〇個農業工人中，二四%已自動地參加了變工組織。這個數字到一九四四年底便有增加一倍的可能。

生產運動中最值得重視的是：無論軍隊，政府或黨部都一律參加生產。這三者在普通的情形下本來會成爲邊區底寄生份子的，可是現在他們在衣食方面已達到六四%的自給自足，並且在不久的將來便有完全自給自足的可能。這樣一來，人民底租稅負擔便可以日見減輕

了。

林主席說：單只是部隊底生產紀錄，便可以說是近乎奇蹟的。從這點看來，人民說『八路軍能打仗，能生產，又能跟老百姓好好地攪在一起，我們活了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軍隊。』難道有半點稀奇嗎？生產和打仗的時候一樣，我們的部隊是非常熱心並且是充滿着創造力的。去年開荒的時候，他們天還未亮便跑到山上去，一直工作到天黑以後。除了吃飯之外，連半點時間也不空費。後來弄到指揮員沒有辦法，不得不規定新規則，要他們依時休息，不准他們工作到超過規定的時刻。

『這還不算，我們的指揮員本身也和戰鬥員一樣地勤勉工作。去年春耕的時候，團指揮員陳宗堯把手弄傷了，可是他還不肯罷休，要求無論如何非讓他做完他份內的工作不可。政治委員左齊雖然因為在戰鬥中失去了右手，不能拿犁鋤，但是他却每天給在田裏工作的人燒水燒飯。我們的軍隊是值得自豪的，我們的軍隊是中華民族底優秀子孫。』

八 日本人民解放聯盟

共產黨治下的地區，根本沒有俘虜集中營。中日戰爭爆發時，共產黨聲明『不殺俘虜』、『優待俘虜』及『釋放願回原隊的俘虜』等方針。自戰爭開始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共產黨所捕捉的二千四百零七名的日本逃兵及俘虜之中，除了志願留在延安的三百二十二人外，其餘的都被放回原隊，或秘密回到淪陷區，然後大概是以偽造的護照回日本國了。

留在延安的三百二十二個俘虜，都有完全的個人自由，並且又都是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會員。日本人民解放聯盟——以後簡稱日聯——本部，設在延安中心一個峭壁上的幾個完備的防空洞裏，日聯雖然是依靠共產黨八路軍底物質援助，但是，本身却是一個完整的獨立機關，日聯底領袖是岡野進，他底真名叫野坂鐵。他是一位有名的日本共產黨革命家。他在華北作了多年的地下工作，最近才到了延安。

這個以日本兵組織成的團體底目的，是打倒日本軍閥及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現在已經

有不少的革命志士爲深入日本防線煽動不滿及暴動而犧牲了。到現在，日聯究竟有了多大成就，我們可以從過去數年間來歸的日本逃兵數目的增加窺知一二。這些逃兵透露了日本兵對於日聯所抱的觀感。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一百萬張以上的用日文印刷的傳單，小冊子，及報紙散發在全華北的各日本據點及碉堡底門口。這些印刷品上根本沒有什麼令人難解的抽象理論，它只寫一些關於日本兵底生活，待遇，新聞雜誌的供給狀態等切身問題，以及可以被稱爲日本軍隊生活所特有的黑幕等事項。例如，在河北省中部某連長由於打士兵耳光而得到了惡名，打耳光對於日本人是絕大的侮辱，在前線的日聯工作隊聽到了這個消息，便秘密地將傳單撒在那位連長底辦公處附近，給他一個個人警告，果然，此後他便停止了打士兵的耳光。日聯工作隊差不多每天都用特別短波收音機收舊金山合衆社廣播及倫敦路透社率爾士電碼電報，然後把它用謄寫版寫成報紙送到日本據點。此外他們更特別注意反駁日本同盟社所報告的『日本勝利』。

在日本底節日或祭日，一年之間有三四次日聯把手製的十二吋四方的『慰問袋』分發給砲臺裏的日本兵，這些『慰問袋』裏裝着花生，猪肉，糖餅等簡單的食品以及翻版的日本小

說，紙牌，或者有的時候還裝一小瓶中國燒酒。多半的時候，日本兵回送最近的日本報紙，雜誌，日本烟，啤酒及其他等禮品以表謝意。日本軍官曉得了這種沮喪士氣的親睦，所以他們便盡力從中破壞，並時常向各處調動他們底軍隊。可慶幸的是，他們這種舉動正落了日聯工作隊底圈套，日聯工作隊可以不必太移動就能向新的對象工作。他們可以用信件與碉堡裏的每個守備兵取得個人聯絡。他們從情報工作隊獲悉了日本兵底姓名及住址，然後，與這些日本兵是同鄉的日聯工作隊員便給他們寫幾封避免政治及宣傳的家常信。日本兵雖被嚴禁作覆，但是，平均百分之十是有回答的。在河北省南部，日聯工作隊發出一百九十五封信收到四十二封回信。

有時，一位日聯工作隊員可以偶然地在一個守備隊中發現他以前的附屬部隊。松田便遇到了這種事。他發覺了他以前所屬的那個連是駐在河北省太行山，於是他給那個連底每個人一共寫了四十封信。這些信都是寫着他自己及他底親友的事，因此他以前底戰友將確信松田仍活在人間。因為日本底宣傳，一向是說：『俘虜與傷兵都不分皂白地被八路軍「土匪」活活打死了。』松田底信在那個守備隊中惹起了很大的騷動。連長見勢不妙，便經過傀儡向八

路軍說：『如果松田重歸原隊，他將受他底老戰友們底歡迎，我們更願意出大量武器及金錢作爲松田底贖身金。』松田回答說：『他自己並不是叫日本人來贖的俘虜。』並且勸連長及其部下也來參加日聯，向東京軍閥鬥爭。

指揮獨立混成旅第七十五營的松本少校，決定親自對盤踞在他底衛戍區內的日聯工作隊作些對策。他寫給他們，向他們約定：假如他們回來，他保證他們底安全。可是他們都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八路軍待他們很好，此外他們正在爲着一些有價值的事鬥爭着，並且勸他也來參加。松本少校不禁惱羞成怒，又給他們寫封信，罵他們是日奸，並且恫嚇他們要活捉他們就地正法。松本少校也給那個區域的八路軍司令官寫一封信說：『我們以軍人對軍人的作風，現在我要求你把他們送還給我。』那位八路軍司令官把那封信交給日聯工作員，然後便下令奇襲松本少校底營部。松本底參謀被活捉了，松本自己僅以身免。日聯工作員在營部牆上用白粉筆寫着：『松本少校，我們回來了，你爲甚麼跑了呢？』

每個月有三四次『呼喊隊』出去工作。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任務，因爲『呼喊隊』必須一直爬到碉堡裏的日本兵能聽到擴音器底聲音的地點。有時，頑迷不悟的日本兵從碉堡向外邊

黑暗裏的聲音開槍，並且有時激怒的碉堡守衛官下令出擊，所以呼喊隊都有堅固的保護，並且通常是向較孤立的據點工作。

日聯會員在呼喊戰術方面已獲得了意外的成功。在太行地區，呼喊隊員謙田發現了他以前在河北省 *Lucheng* 駐紮時的所屬部隊。指揮守碉堡的軍曹是他昔日底好友，而且還是同鄉。當這位軍曹悟到他確確實實是在與他相信過死去已久的朋友談話時，他便把身子倚在碉堡底壁上與謙田長談，這樣在守備兵之間便惹起了一陣激動。

有一次，山東省境內某據點遭了呼喊隊底襲擊。據點裏有三十個日本兵及五十個僞軍。當僞軍要開槍打呼喊隊員鈴木及他所率領的部隊時，日本兵趕緊叫他們不要開槍，然後便與鈴木談了一點多鐘。日本兵問了很多關於日聯及日聯底工作的事。當他們知道世界上有如此這般的組織存在之後，他們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一直是受了他們長官的欺蒙以為八路軍是土匪啦！

『呼喊』比傳單，小冊子及書信有顯著的好處，因為呼喊能使彼此有直接談話的機會。在談話之中，彼此可一問一答，將某種問題討論明白。此外有一個比『呼喊』更好的辦法，

那就是掛電話。這種新辦法，既可以使危險減少，又可以使談話無限制地繼續下去；同時以一個共同電話系統可以將據點網都聯結起來，保持經常的接觸。

小林才從華北前線回來，告訴我一些關於掛電話的實地經驗：

『在北風凜冽的除夕，我們在漆黑中沿着一條冰雪滿地的山路一溜一滑地走下去，每個人都提心吊胆恐怕一步不小心便滑跌到看不見的懸崖下。我非常擔心我底中國同志背着的重重的電話裝置，因為在電話裝置之外他還背着從日本軍閥齒獲的步槍及輕機關槍。其實，那架電話機及聯結據點底電話綫的器具，也都是從日本軍搶來的。最後，我們到了我們底目的地。那是一座燒毀了的，沒有房頂，約距一個日本據點僅二百碼的農家。我們既不敢燃火取暖，又不敢點燭取亮。我們把電話裝置在一隻以支柱支着的三條腿的桌子上，然後我便傾聽着耳機，等着在外面漆黑中立電桿子的中國兵把電話綫聯好在那個區的據點網上的信號，我們底衛兵在附近一帶的雪地上散開，班長跑來跑去巡邏士兵底警戒。』

『最後，信號來了，我看一看錶上的螢光盤，當時正是夜半。正好！我把電話機搖了四遍。不一會兒工夫便來了一個半醒半睡的「唔唉！唔唉！」的聲音。』

「——唔唉！唔唉！第四號碉堡嗎？」我說。

「——是，您是那位？」

「片山伍長在不在？」我知道片山是個好人，在幾天前他曾責備一個因不必要而慮打了一個農人的日本兵。不一會兒片山來接電話了。

「——片山先生嗎？」

「——是的，我是片山。您是那位？」

「我說：「祝您新年快樂」，現在已快到夜半了。」

「——噢！是的，我本來打算在這兒過年，但是現在我却非迷迷糊糊地睡覺不可。雖然這不是一個快樂的年，我也祝您新年幸福。華北太冷了，我直打冷戰，您究竟是誰呀？是司令部嗎？」

「不是，我是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底會員小林。」經過一陣沉默之後，我又問道：「唔唉！唔唉！你還在那嗎？」

「——是片山回答了，但是他底聲音却有點發抖。」

『我不願意把他嚇跑，所以我趕緊說：『我們昨天給你們送的慰問袋怎麼樣？』』

『——噢！慰問袋嗎？我明白您底意思了，那是你們送的嗎？』

『——是的，够不够分配？』

『——够啦！謝謝！隨後我聽他冷笑了幾聲！我問他：什麼事？』

『——沒什麼事，不過是中尉老爺聽見我們談慰問袋的事而發了脾氣。中尉會說，慰問袋是要毒死我們的東西。』他又冷笑了一聲：『我們先叫中國兵把它嚼了一嚼我們一起笑起來了，以後他醒過酒來了。』他繼續說：

『——我知道，現在是除夜，我們都是日本人，當然免不了想起家鄉底親友們。』我聽他長嘆了一聲，自己問自己似地說：『我們甚麼時候才能再看見他們呢？』

『這個給了我，我正在等着的破綻。我馬上告訴他關於我自己底事。就是：我如何受了傷，而且因受傷過重，連自殺都辦不到。當時我曾以為對於殘廢的日本人，自殺是光榮的事。但是八路軍在戰場上把我救起來，恢復了我底健康，並且還給了我自由。這時我才漸漸明白八路軍底戰爭目標。日聯底日本同志們與我談了幾次話，然後我便決定參加他們了。我

說：我們日聯同志們，像你們一樣關心自己底家庭，我們要停止這個無人歡迎而且誰又得不到利益的戰爭。

『關於這些，他一直是靜靜地聽着，而後他叫我告訴他一些關於日聯的事。我們又繼續談了半小時左右。最後他說有人來了，必須把電話放下。』

『隨後我便向第五號第九號及第七號碉堡掛電話，與許多人談了話。但是當我與第二號碉堡通話時，一個軍官闖進碉堡來了。他搶過電話向我漫罵，命令我把電話拆掉，並且還恫嚇我說要派人出來抓我。我鎮靜地說：我不能服從他底命令，而且我與日戰底同志們底戰爭對象就是像他那樣的人，假使他要領人出來打我們，我們不但不把電話切斷，而且更要活捉他。這一番話簡直把他氣死了，他幾乎發狂了！他把電話掛起來，我仍繼續我底通話工作。』

這僅是小林所敘述的插話中的一段，但是，它却是一切插話的典型。

我們可以從日本高級將領對付日聯的辦法，看出他們對日聯的想法。他們在華北日本兵之間散佈了辱罵日聯人員爲欺詐師及叛逆者的反宣傳，並且還訓練了很多特務，故意，逃跑

或故意『被俘』，藉以混入日聯，煽動內訌，誘拐會員及刺殺領袖。

我訪問延安時那裏正有六位這樣的特務，他們都是自首的特務，他們願意坦白地說出一切。大個子，二十四歲的谷川尚行是其中的一位。他對我說，他是被強迫來暗殺閻野的。谷川是從一家貧農被徵入營的，他在駐屯於華北的鈴木第四獨立旅當一名小兵。有一天，北川旅長把他叫到旅部，並且笑容滿面地讓他喝啤酒，咖啡及吃菓子。旅長告訴墜入五里霧中的谷川道：我有好消息告訴你，那就是你升官的良機來啦！你喜歡不喜歡升官呢？谷川大吃一驚，連話都答不出來了。他從旅部退出，幾天後他又被召到旅部。這回旅長可開始商談買賣了，他們吃了一頓豪華的飯後，旅長告訴他說，他已被選任特種光榮的任務，就是，他要受間諜訓練，再故意給八路軍抓住，然後混進日聯。假使他完成了這個任務，那麼他底工作就與一個師的工作有同等的價值。而且在大功告成回來時，他就要受勳，進級領賞及長期休假回家。萬一失敗了，他底家族將受到特別保護，並且在鄉里受人尊崇。

谷川說在最初他自己真迷糊了。他不能理解：爲甚麼一個小兵被選任如此重大的任務。後來他才恍然大悟，正因爲他是一個小兵，所以旅長才不惜將他葬送在如此危險的工作裏。

當然他沒有選擇的自由，長官的要求就是命令。

因此，谷川便進了山西省 Yanghsan 的一個特種學校，在那裏，他與其他和他同樣的十五個人共同受訓。他受了四個月的訓，他學習了打暗號柔術及不以武器而殺人的各種方法。在政治課程方面，學校告訴他們說：中國共產黨是受斯大林底直接指揮的，他把中國共產黨當作傀儡，以資征服日本及全部遠東。學校當局更告訴他進入共產區之後，要與漢奸合作；以脫帽皺眉及捏鼻子等簡單暗號傳達諜報；假使被抓住了，他要僅僅承認一部分，無論在什麼場合也不要怕八路軍，因為八路軍素來是不殺俘虜的。

谷川笑着說：『當時這真使我吃了一驚，因為他們會屢次說過共產黨是把俘虜活活打死的。』

依照擬定的計劃，谷川就『逃』進了共產區。八路軍偵察隊把他捉住，帶到一間小木房裏。他在那個小木房裏看見了蔣介石底肖像，他想了一會，以為自己是被中央軍捉住了。

『但是，』他對我說：『當我看見在另一面牆上掛着毛澤東底肖像時，我馬上就知道我並沒有弄錯。可是當時我却不知道究竟那是怎回事。』

八路軍把他送到延安，他自動請求參加日聯。岡野說：『當然我們幾乎在最初就嗅出他是個特務。我們從頭到尾把他底來歷清查了一篇。他言語支離，自相矛盾，但是我們也不作聲，我們只是嚴密地監視着他，使他根本就沒有執行陰謀的機會。』

在延安的六個日本間諜之中的另一個，是年輕的荒田。他經過四個月訓練後，於去年『被俘』了。他來的時候，在懷錶裏藏着一個強性的炸彈。他打算用它炸死毛澤東或朱德。他更在褲子底開口裏放了一小瓶毒藥，作為同樣目的之用。但是他根本就沒有機會來使用這兩件法寶。某天，當日聯大會討論別の間諜底罪行時，他決定自動地自首。使他吃驚的是：在他還沒自首之前，日聯早就知道他底秘密了。他笑着對我說：『真的，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在意。我對我底工作根本就不太熱心。』

『古田健次僅僅在我訪問延安前幾個月才『逃』過來，他也承認自己是為刺殺岡野而來的。』岡野冷笑道，『我在精神上受了不少的威脅。』

談吐溫和的岡野，今年已五十歲了。他是日本共產黨創始者之一。他整個的生涯全致力於革命了。他在幼年便喪失了父母，以後便是他哥哥照顧他。他先進一個商業學校，然後又

進了慶應大學。他受了俄國一九一八年革命底影響。他先到俄國，然後又到英國。他在英國講演幾次後，英國偵探便暗中通告他說英國不歡迎他。他離開英國而赴法國瑞士，德國及俄國。以後他又重回到日本。他到達日本不久，便被捕入獄了。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時他失去了力量。從那年起到一九三一年止，他底大部分人生都在監獄中過去了。最終，他從日本又逃到蘇聯。一九三五年他被選為第三國際底執行委員。一九三七年他潛至華北作地下工作。一九四三年他為改組反戰同盟而來延安，他把當時僅由一些熱心而無經驗的俘虜們所組成的，幾乎無目的的的反戰同盟，改成現在這樣的一個反軍閥的革命團體。

日聯底計劃是很大的。它向日本軍呼籲立即停止戰爭，打倒軍閥及建立民主政府。它更要求在平等與真正共榮的原則上與外國建立友好關係。它主張懲罰『瀋陽事件』、『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的挑撥者。其餘的信條就是：馬上計劃復員及解除在純粹自衛程度以外的武裝；實施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措置；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允許所有年齡在二十歲以上者有選舉權；並召集國民大會以制定一個民主的憲法。

關於日本天皇底運命，岡野及日聯慎重地說：『日本天皇，對於大多數的日本人仍是至

高無上的神的象徵，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唱『打倒天皇』的口號。但是在戰爭結束時，日本人民或許把天皇只看作軟弱的普通人，軍閥手中的傀儡。日本軍閥已深思熟慮地使天皇負戰爭全部責任，自己都暗中取利。每月八號，全日本各報紙皆須登載以天皇名義所公佈的對英美宣戰的詔書，企圖使天皇自己在日本戰敗時負責任。此外，由於軍閥底強制，天皇不時在人民面前出現，這已減弱了民衆對天皇底『神聖性』的信心。在任何場合，我們並不是與天皇本身抗爭，我們是與賦在他身上的但是已被軍閥所篡奪了的絕對權力抗爭。軍閥們或者要更進一步地篡奪那個絕對權力，以開始新的帝國主義大冒險。

岡野這樣地解釋了日聯底基本原则後，他表示自己不同意前駐日大使格魯底意見。格魯一向是主張保留天皇及天皇底神性特權的。但是岡野說：『這完全是非民主的、並且也是對將來充滿了危險的想法。』岡野雖然是非出於本願地承認：假使憲法將天皇底地位減低到與英王同等的地位，也就是減低到能統而不能治的虛存的首領地位時，那麼在新民主日本也許會有天皇底位置。他說在日本，像在美國一樣完全沒有皇帝，是再好沒有了。最後他下結論道：『假使專制制度必須取消時，那麼給皇室恩金並依適用於老家庭的尊敬來待皇室，是

較爲聰明的。」

所有的日聯會員都進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經過一年半訓練後，他們被派到前線作各種工作。工農學校與延安其他的各機關相同，是設在一連的洞穴中。它成立於一九四〇年，它最初目的是糾正俘虜以爲這次戰爭是日本底神聖戰爭的錯誤觀念。工農學校底畢業生，以日本語耐心地向學生解釋這次戰爭的真正性質，及日本在這次戰爭中所扮的角色。正式課程有國際情勢分析，國內情勢分析，世界地理及經濟學入門。工農學校更採用間接比擬教法。這裏教法就是：分析法西斯主義及希特拉底『歐洲新秩序』的夢想，藉以與日本軍閥底『大東亞新秩序』對照比較。

現在，工農學校已置重點於鼓舞並發展個性及創意方面，以便在戰爭中反抗軍閥及在戰後的民主日本實行革命工作。除了政治經濟歷史及社會科學等講義之外，他們更學習普通常識以提高智識水準。每人每月須當同學面前審查及批判自己底工作一次，同學們互評優劣而予以應得的讚賞及應受的譴責。

他們非常注意實際工作。他們費很多時間寫傳單及編報紙。他們孜孜不倦地去宣傳或呼

喊。直至一九四三年春止，延安每禮拜向日本廣播兩次。不但使華北的侵略者能够收聽而且使日本國內人民也可聽到。後來因爲技術的問題，對日廣播便停止了。現在宣傳材料是寄到前線或用牟爾氏電碼打到前線，供給在戰場上活動的日聯工作隊去散佈。

工農學校底學生在延安不但可以出席各種盛大的公衆集會，而且還可以發表演說。他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森健已被選爲邊區政府底參議員，同時中小路被任爲延安市的市參議員。依照八路軍優待日本人的原則，工農學校的學生比一般的中國兵能得更好的配給。例如：他們不領包穀而領白麵，每個月的肉的分配量是六磅，比八路軍多一磅八盎司。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如牙刷，牙膏，手巾，肥皂及香烟等都是大量供應。他們自己養雞，並且自己還做『日本菜』吃。他們不參加生產運動，可是他們却自動地每天以幾小時的工夫來紡織，建築或種菜。他們是熟練的玩具製造工，他們做出的玩具在延安有良好的銷路。

當我第一次訪問工農學校時，出席的七十餘名學生排成軍隊隊形，同時他們底發言人發表聲明說：『我們隨時準備與美國及其他盟國並肩作戰，打倒日本軍閥。爲着推翻將我國導入悲慘及墮落之途的軍閥們，我們準備犧牲一切。』

在會客室裏，陳列着學生們底活動成績及詳細的統計圖與統計表；呼喊隊及電話隊的沙襲模型；已散佈給日本碉堡守備隊的傳單，小冊子及報紙的標本；將內容擺在外面的「慰問袋」；此外還有一桌子戰利品，主要的是一個兵帶在袋子裏的個人用品如護身符，筆記本日記簿，領章及印着現代電影明星像片的發亮的明信片。

清清楚楚地畫着日聯底工作成績的統計表告訴我們：在過去數年間，日聯會員已增加了80%；在前線作宣傳工作向犧牲的會員為10%；34%的會員在未入軍隊以前是工場勞動者，33%是農民，10%是商人，其餘的16%是由事務員，工匠及漁夫所組成，但是其中却有四位牧師。會員的78%是步兵，66%是高小畢業生，15%是中學畢業生，有兩位有大學畢業文憑的。他們對於他們與日本內地人民的配給比較圖特別自豪。除了米——華北人不吃米而吃麥——之外，他們底配給都比日本國內人民底配給多。

牆上掛着一列手畫的大幅宣傳畫。那上面畫着「在自誇為第一等軍隊的日本軍裏的新兵所受的不平及虐待」。所有的宣傳畫都寫着英文標題。其中一張寫着：「老兵命令新兵頭頂着放有東西在上面的架子或桌子，他們必須把他們底頭頂着桌子底面，以瀟着身子的姿勢站

着，直至後背像被拷打一頓那樣痛爲止。他們要坐下時，老兵便打一拳或踢一脚。』有一張宣傳畫畫着一伏在床下的傻頭傻腦的新兵，題着：『有時老兵叫新兵在床下爬着學郭公叫，然後老兵用擦槍筒的通條打着新兵底頭。以供大家的娛樂。』還有一張畫寫着：『當營房有些不整潔時，新兵便飽受責備，並須一對一對地排起來彼此毆打，如果他們不用力打，老兵便加以干涉，將不用力打的兵特別痛打一頓。』

學生們很喜歡講他們自己底經歷及他們底工作。他們對於他們底工作是非常自豪的。小山少尉告訴我，他如何教中國兵使用鹵獲的日本砲。中島教建築。山田——一位日本軍中的軍醫助手——現在與八路軍軍隊在一起工作。島田是拋手榴彈的專家。他非常稱讚八路軍的適應性。吉田告訴我一些關於他自己所作的呼喊攻勢的故事。他說：『近來日本軍當局正以富於宣傳性的新聞迷惑士兵。他們一點兒也不信我們底關於同盟國在歐洲及太平洋方面勝利地報道。最後我們指出無論他們關於日本及德國底勝利聽到些什麼，但是一般報紙上所載的地名及地誌，已顯然地證明了軸心國已『勝利地失陷了領土。』

吉田伍長——一個被包圍的連底唯一生存者——在一個經過十天戰鬥的末了一天被俘虜

了。他企圖切斷咽喉自殺，但是他切得不够深，八路軍把他救起來恢復了他的健康。（他指給我看他頸上的傷痕，別人都笑了。）他恢復了意識之後，他就要求八路軍把自己殺掉，因為他恐怕八路軍把他救活之後再加以殘酷的示衆式的侮辱及毒刑。可是，事實正是相反，他不但沒被侮辱，反而受了最良善的最富於友情的待遇，這個使他大吃了一驚，後來他才漸漸理解了八路軍對俘虜的政策。

差不多只在六個月前才被捉住的片山，告訴我一些向碉堡作呼喊攻擊的故事。他說：『起初，我們以為日聯工作人員都是叛徒。又因為八路軍送我們慰問袋，所以我們更以為八路軍是非常奇怪的軍隊，我們之間時常彼此詼諧地說：假使一個日本兵投到八路軍那邊時，八路軍將使他當一個高級軍官，統率八路軍底軍隊。我們打了一次敗仗後，這個笑話越說越像了，因為我們大家說：『八路軍是由投過去的日本人統率的，所以我們打敗了。』』

中小路靜雄告訴我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他以前是某部第四連的小兵。第四連與八路軍打了很多次仗，但是，每次他們都死四個人。『四』字在日本也是『死』的意思。因此，他們底連長就把『第四連』改為『宏連』，『宏』是連長底名字。但是在次一團的戰鬥時，不

但憤例地又被打死了四個人，而且連宏大尉都被打死了。某中尉繼宏大尉當了連長。但是在次一回的戰鬥中，中尉與其他四個兵又被打死了。事到如此，那個連便開始怕起來了，以爲八路軍有什麼神秘的力量。因此士兵們便開始嚷有病，最後那個連便從那個地逼撤了。那個連撤至內蒙某前線之前與八路軍作了最後一次戰鬥，在這個戰鬥中中小路便被打傷活捉了。

有幾個學生坦白地承認他們會殺了中國平民。關於這一點他們埋怨他們底軍事訓練。日本軍閥告訴他們：中國人比雞犬還不如，日本人是超越的神底選民。他們不但自由在地講這些事，而且他們更詳細地寫下他們自己以及其他日本兵底殺人放火行爲。有一天解放日報整整用一大面發表了這些故事。下面就是一段典型的敘述：

「一九四一年伊關三十六師近藤二百二十三團第三營田中連在山西 Nanjing 駐防時，有一天捉住了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俘虜。誰都能幾乎一眼就看出他不過是一個無智識的小販。但是我們連長却硬說他是個間諜，然後便把他交給醫生，給他上刑。醫生叫他脫掉上衣，仰臥在地上，把一支滿裝着水的注射器灌水進他底肺裏，然後便抽出來一管鮮血，從他那叫喊的口裏也是鮮血直流。連我們自己的人也不忍看這種情形而躲開了，只有醫生却一面

冷笑，一面給那個小販灌涼水，他昏過去時醫生使用藥再使他蘇醒過來。最後那個人死去了。那位殘酷的醫生也收拾收拾器具走開了。」

另一段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我被派到北平西南長辛店軍犬訓練所工作。有一天訓練所把五十多個中國平民帶進四週圍以高牆的院子裏。加藤少校命令我們順着牆排好。我們站好之後，他喊道：『小石軍曹，突擊開始！』小石便把院子的門一開，一羣牙齒銳利的軍犬便跳了出來，一直對着那些中國人底喉嚨撲過去。他們呼天號地揮着拳頭打狗，但是那裏能把那羣惡犬打退呢，人身上濺出的血只能使軍犬愈發狂暴。那些軍犬名副其實地把他們碎屍萬段了。最後那些中國人便屍首破碎地死在地上了！飽餐了一頓的軍犬也被領走了！」

有一位叫田島的寫了第三個故事：「一九四〇年五月第九獨立混合旅三十九營第三連在山西省忻縣駐防有一天小野少尉告訴我們：『你們從來還沒殺過人，所以我們今天要行一個殺人練習。你們不要把中國人看作人，必須把他們看作比貓狗都不如的東西。拿出勇氣來，志願練習殺人的向前來。』一個人也沒動。中尉不禁大怒，喊道：『你們這羣鼠輩，你們誰也沒資格自稱爲皇軍，沒有人志願嗎？好！我下命令好了！』他開始喊出大谷，古川，上野，

出島等名字，（我的媽！我也被點上了。）我以顫動的手，拿起上着刺刀的槍，慢慢走到站在坑邊上的已嚇得面無人色的中國人面前，（那個坑就是他自己給自己挖的墳墓。）中尉幾乎用着患歇斯的里亞的罵聲指揮着我。我在心裏求他底饒恕。然後我把眼睛一閉，耳裏響着中尉的罵聲，一下子就把那個已嚇如死人的中國人刺殺了。我把眼睛睜開一看，他已滾下坑裏了。我對自己說：『殺人兇手，殺人罪犯！』

我知道這類插話是令人非常心痛的，但是因為它是中國淪陷區的每個日本兵底經驗的一部分，所以我繼續將它引用出來。

『一九三九年六月，我隨着本間師渡雷大原營在綏遠寧夏邊界作戰。有一天我偶然看見佐久間軍曹和島津伍長從一個小板房裏拉出一個老頭一個少婦和一個小孩。佐久間與島津交頭接耳地說了一會兒之後，便拿出手槍對着老頭說：『你與你底女兒性交一下』然後他們便剝去老頭及少婦底衣服逼着老頭和他底女兒性交。但是，那個老頭却咒罵他們反抗他們。結果他們一槍就把他打死了。隨後他們就從少婦底懷裏把小孩兒搶開，她雖然慘叫不止，但是他們都把她摔在地上，而且還把亂紙塞到她底生殖器裏。』

那張報上載了十幾篇這樣的故事。我知道像這樣慘無人道的事不是發生了一次兩次，實在是發生了千百萬次。但是什麼東西促使這些日本人敘述及寫出這些故事，那只能由精通東洋心理學的人來解釋。我解釋不了。

九 抗日根據地

中國紅軍底各個部分經過長征集合於陝北時，其總數約有八萬。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後，由於共產黨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的磋商，紅軍便被編入中央軍了，但是八萬紅軍之中只有四至五萬被國民政府承認編成第二五第一二〇及第一二九三個師，這三個師集合起來形成了第八路軍。大約一年以後，『第幾路軍』的編制被廢止時，八路軍便被編入第十八集團軍，直接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上將底指揮。從那時起，共產黨雖與閻錫山及中央政府時起齟齬，但是他們底軍隊仍佩帶着十八集團軍底臂章。他們雖然至少在名義上仍承認自己是閻錫山麾下的中央軍，可是他們都樂於自稱八路軍。

共產黨新四軍胚胎於內戰時期的紅色游擊隊。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時，這些游擊隊便遵照南京統帥部的命令，集合在安徽省南部的長江兩岸，編為擁有四個支隊的總計一萬二千人的新四軍。

總而言之，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起至廣東漢口淪陷止，日本軍多少是有點藐視共產軍底勢力，而集中她底注意力於國民黨軍隊。隨着這兩個大城市底淪陷，從內戰時代便爲老練的游擊隊的八路軍，在敵後便開始了積極的活動。他們特別注意敵入底華北交通線，因此敵人便不得不向後方調回大兵以掃蕩共產黨游擊隊。敵入底數次掃蕩戰在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二年間達到了最高峯，結果共產黨統制區的人民由一億激減到五千萬。但是，共產黨仍不屈不撓繼續組織民衆抗敵。共產黨用洞穴戰坑道戰地雷戰柵寨戰以及其他對付特別環境的戰鬥形式，來反抗敵入底『堅壁清野』與『三光政策』及『毀滅性戰鬥等戰術。』此外更有兩百多萬的國民兵與八路軍及『敵進我退』的游擊隊保持密切的合作，日夜擾亂敵人。同時共產黨工作員更幫助人民組織行政制度；建立以秘密投票而選舉的民主政府；實行減租減息及保證佃戶繳納租稅等改革。他們開始了生產運動，正規軍及游擊隊在不作戰時都一律參加生產。

一九四三年前後，經過一連串的堅忍不拔誓死不屈的長期反抗之後，共產黨又收復了他們底華北失地，並積極地擴張他們底統制區。他們現在領導着九千萬從敵人鐵蹄下解放出來的中國民衆。他們底軍隊在北至綏遠東四省，東至太平洋，南迄海南島廣東，以及沿着長江

幾乎達到上海的廣袤數千里的戰線上進行着英勇的鬥爭，他們在北平天津青島等大城市近郊便敢公然活動。

這些完全以奪自敵人的武器所解放的廣大地區，今天已被編爲十五個半自治的抗日根據地。五個在華北，即：山西——察哈爾——河北，山西——河北——河南，山西——綏遠，河北——山東——河南及山東。八個在華中，即：江蘇中部，浙江東部，江蘇北部，淮南（淮水以南地區），淮北（淮水以北地區），江蘇南部，安徽中部及湖北——湖南——安徽邊區。二個在華南，即：海南島及廣東近郊。

華北抗日根據地位於隴海鐵路以北。西至黃河，東迄黃海及直隸灣，北至內蒙的包頭及百靈廟附近的各據點以及察哈爾的多倫，熱河的赤峯及遼寧的（Mienchou）一線。整個抗日根據地包括了山西山東河北諸省的全部及綏遠熱河遼寧察哈爾江蘇湖南各省的一部，其面積爲三十七萬平方哩，人口有八千多萬。

整個抗日根據地是一個大平原體系，許多連山複雜的地形錯雜排列在這個大平原上。軍隊住在山裏，人民住在平原上，彼此相扶助以盡抗日的大任務。抗戰初期，敵人曾占領了

中國底大平原，孤立並包圍了山裏的紅軍。後來，敵人知道自己無法使八路軍餓死，於是便發動前後數次的掃蕩戰。結果，掃蕩戰也毫無成效，終歸泡影。其間敵人更建築了許多新鐵道及九萬餘公里的汽車路。敵人在鐵路及公路兩側挖了深而且寬的壕溝，此外他們更以數千座彼此能互相保衛的據點及碉堡來保護他們底交通線。據點與補助的碉堡如網一般地散在村莊各處，封鎖山裏的紅軍並控制低地的游擊隊。

但是，共產黨却始終一貫地向敵人作無情的鬥爭而繼續膨脹。因為共產軍能與人民保持密切的合作，所以他們不但能保護他們自己，而且更能主動地對敵人發動反攻。到一九四四年夏，在過去十二月之間，他們攻佔並破壞一千三百個碉堡與據點。當人們想起共產軍以雲泥之差的劣勢對抗敵人時，共產軍底成就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我在延安聽他們講的時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後來我到了淪陷區，與在敵後活動的八路軍共處了兩個多月，我親眼看見了他們攻佔並破壞敵人據點與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個確信，就是：共產黨底發言是絕沒有虛張聲勢的地方的。攻勢只是受武器及環境的限制。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八千萬人民之中已有五千萬從日本底鐵鎖下被解放出來了。此外，現在被敵人占領着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

原濟南及青島等處，晝夜受着八路軍底不斷的直接威脅。遺憾的是：八路軍缺乏武器，他們無力把這些大城市馬上就收復。

華中抗日根據地橫跨着長江淮水漢水及黃河，東起浙東，直達洞庭湖北岸，北至隴海鐵路。這塊地區包括江蘇安徽湖北三省的大部及湖南浙江兩省底一部，其中有一些中國最肥沃的產米區，華中抗日根據地綿亙十三萬平方哩，人口約有六百多萬，四週繞以高山，根據地便建在大平原上。運河縱貫着，湖沼散佈着。在這個地區裏，新四軍於過去七年間曾對敵人作了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

這塊地區是全中國交通最發達的地方，京滬津浦平漢隴海淮南浙贛粵漢及滬杭甬等鐵道都交叉在這個地區裏。汽車路也比較發達，共長約六千哩。敵人與在華北同樣，把這些交通線也用堅固的工事防守着，並劃分成「區」封鎖新四軍。共產軍以廣汎的地雷戰及破壞交通線戰術對抗敵人。因此，敵人便不得不駐屯九個半師及一十三萬偽軍的重兵來鎮壓新四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人向威脅華中心臟的新四軍發動了三次大掃蕩戰。可是三次戰役，敵人都慘敗了。新四軍不斷地壓迫着敵人把可能用於其他更活動更激烈的戰線的龐大敵軍澈底

地牽制住了。

一九三八年廣東淪陷以來，華南游擊隊一直便留在敵後，在廣東九龍一帶活動。一九四四年前後，他們底力量已足以統治七萬平方哩的地區及一百萬人口。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東江抗日政府發表即日起接受延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全面領導的聲明。東江縱隊主要的是沿着廣九鐵路集中他們底力量，在這條鐵路線上他們便時常使車輛出軌並時常襲擊守衛鐵路的敵人。他們以敢冒險而博得了盛名，有一次他們竟炸毀了一座就在九龍城郊的大鐵橋。

香港失陷後，暗中隨意出入香港的東江縱隊救出了數十位中國人，其中很多是重慶政府底要人。此外，美國及英國底市民與軍事人員也被救出很多。有不少的被打落在香港附近的美國飛行員，被東江縱隊救出送回基地了。

一九三九年日本占領了海南島後，島上的共產軍向敵人底糧庫飛機場及交通線發動了無數次的襲擊，迫使敵人不得不以重兵駐守該島。東江縱隊底希望是：將海南島準備為太平洋大反攻時的盟軍登陸地點。

一〇 軍事記錄

因為設在延安的八路軍及新四軍底總司令部至少在名義上仍是受重慶最高統帥部底指揮，所以他們定期地將共產黨軍隊底軍事活動呈報國防最高委員會。下面就是共產軍自中日戰爭爆發起至一九四四年夏止軍事記錄的概括：

八路軍及新四軍合計占全中國抗日軍隊的五分之一弱。這些共產軍與現在駐在中國境內的日本軍底百分之四十九點五經常地立於交戰狀態中，同樣，他們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偽軍經常接觸（關於這一點世界比較少聞）。在過去七年抗戰中，共產軍會打了九萬二千多次仗。他們殺死並殺傷一百十多萬敵人及偽軍，並且俘虜了十五萬敵人。戰利品有三十二萬支來福槍（這些足夠以『五人三支槍』的比例裝備五十四萬人），九千挺機關槍，六百門砲，以及無數的戰壕車，擲彈筒，手榴彈，彈藥筒，無線電，電話等雜物。他們打死了五十個日本高級將領，其中有一個中將及七個少將，其餘的都是上校或少校。在同一期內，共產軍死傷共有

四十餘萬，內有上校以上的將領五百三十五人。

參謀總長葉劍英對我說：「一九四〇年以來，我們就從未從中央政府得到一粒子彈一個銅板及一粒糧食。所有這些成就都是我們用血肉拚來的。但是，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我們會經過最高統帥部從蘇聯得過一百二十支機關槍及六門平射砲。」

以上一席話回答了羅澤聞責備共產黨時所說的「在過去六年間共產黨就連一次仗都沒有打過。」我們要知道：四十萬的戰死者幾乎等於現在的八路軍及新四軍的總數啊！

共產軍爲甚麼能獲得這樣巨大的成功呢？依照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說法：「那主要的是因爲共產軍底官兵都有非常旺盛的鬥志，」這種鬥志就是堅忍的政治訓練的結晶。

彭副總司令在一個記者會見席上說：「某種軍事計劃得完成，主要的是要依靠軍官及士兵底勇氣自信戰鬥力及團結心。我們軍隊中底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這種特性。只有口號及標語是沒甚麼大用處的，最重要的是要實行漸進式的教育。我們向我們底軍官及士兵底腦中灌輸國家意識，使他們洞悉敵人底陰謀及敵人底本質。我們更告訴他們：拯救中國民衆於現在的痛苦的唯一途徑就是徹底反抗日本侵略者，直至最後勝利到來爲止。我們不流血不流汗便

絕不能獲得中國底獨立與幸福。

『同樣重要的是官兵間底密切合作。在過去軍閥時代，軍隊官兵間根本就沒有親密可言。軍官虐待士兵已司空見慣。軍官常以極輕微的不快而遷怒士兵，妄施以毒打或痛罵，並且更無理地向士兵要求絕對服從。這種惡習慣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百分之百地絕跡，所以我們須從速創造積極的團結心，養成友愛及互相尊敬的風氣，並提高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

『在我們底民族解放戰中，我們必須藉助民衆底無限的潛在勢力。我們必須組織他們，教育他們，武裝他們並領導他們打游擊戰。爲着確保他們對我們的擁護，所以我們必須遵守嚴格的紀律；我們底軍隊必須言語溫和，態度和善，買東西須付錢，借東西須退還，打破東西須賠償，弄亂東西須整理清楚。在出發之前我們底士兵更須作一番紀律調查，以免在無意間對民衆作了錯事。』

一講起八路軍的政治工作來，平常寡言少語的厚嘴唇的彭德懷，便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那些政治工作對於他並不算新穎。那些智識及覺醒，都是以前內戰時的經驗底結晶。在內戰時，他帶着一批裝備很可憐的革命軍參加了毛澤東朱德賀龍以及其他紅色領袖底革命隊伍。

他們團結在一起，向圍剿共產黨的排山倒海之勢的國民黨軍隊抗衡了十年。共產黨底政治信念及教育工作，支撐了他們那個驚天動地的「長征」。這個有組織的大移動，在人類史上只有拿破侖底莫斯科的撤退可以媲美。

一九三七年，日本突襲北平掀起中日戰爭的前一夜，我在他底陝南司令部第一次會見他時，他就把『長征』的始末講給我聽了。那時他就說：「中日戰爭實在像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但是我們已胸有成竹，我們軍民底抗敵意識將補救我們武器的缺乏，我們更有使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及長期消耗戰所必需的資源作爲後盾。」

想野辛辣的賀龍，在說明共產黨底珍奇的軍事記錄時是非常簡明瞭的：我們底弟兄們一點也不怕日本鬼子。完啦。其實賀龍是什麼都知道的。中日戰爭開始不久，使北平開出的日本機械化部隊劈頭第一次嘗到大殲滅的滋味，就是賀龍親自率領他底部下轄的。日本會誇稱要在三個月內征服中國。目空一切，藐視中國軍隊，自矜機械化的日本軍，一路以破竹之勢由華北向南直下。中央軍好像一羣狼狽的喪家之犬望風而逃。賀龍不但不參加撤退的中央軍，反而將他底內戰時代的老鬥士們隱在一旁，讓日本軍如怒濤吞沙洲般地湧過去。在平型

關底隘路上，游擊戰的神將——賀龍，繞着前進中的日本機械化部隊主力散了一圈哨兵線。掉下陷井的戰車及砲車，彼此亂衝亂爬，喧天震地，企圖逃脫。他沉思地自言自語道：「我們給他們一個致命的打擊」。然後他對我說：「我們函獲了一些戰車及裝甲車。但是因爲我們不知道怎樣駕駛這些鬼東西，所以我們除了把它搗碎之外，真沒有別的好辦法。總之我們沒能利用那些東西，那些東西對於我們是障礙物。除在大平原以外，戰車很少有用處。在大平原上，我們能够而且很容易就把平原切斷，使戰車幾乎不能馳騁。」

日本底飛機也不能給賀龍及其他經過長征的部隊任何恐怖。他們在十年內戰及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已飽嘗飛機底轟炸及爆擊。日本底急降低飛機已不能傷害他們。反之賀龍却大膽地襲擊了楊明堡日本飛機場破壞了三十架敵機。他說：「我們沒發一粒寶貴的子彈。我們用大刀及手榴彈就衝進了飛機場，把飛機都打垮在機場上。此外我們更破壞了敵人底機場設備。」

「賀龍」是今天全華北民衆所熟知的名字。內戰時他底綽號是「共產黨總指揮」。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之前，他曾是一位國民黨軍隊底司令官，但是由於國民黨慘無人道地捕殺

衆屠殺同情共產黨底嫌疑犯，他深深地感到國民黨底可惡，所以他就參加了爲生存而堅持長期鬥爭的共產黨。一九三五年，他率領五萬部下由湖南出發參加長征。他在西藏邊境與朱德及共產軍底主力匯合。那時他底人數已減了一半，幾千人活活地餓死了，幾千人戰死或受傷死了。因爲他們必須且行且戰，與一切的天災人禍鬥爭啊！

一九三七年，當我在陝西訪問賀龍及他底部隊時，他們不過是才經過長征到達陝西而已。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裏，我正在他底司令部。日本軍襲擊蘆溝橋底情報當夜就到了。這個有名的襲擊便掀開了亞細亞大戰的火藥箱。人們也許會以爲賀龍除了打算在一個可怖的長征後休息休息外不再想作什麼了吧！可是事實正是相反，在翌晨的大會上，賀龍及他底部隊不管蔣介石及國民黨同意與否，馬上向日本宣戰。

從那第一次大會以來，七年之間，賀龍差不多一點兒也沒變。他仍是一位語聲粗啞神氣十足的鬥士，他仍吸着他那支用布纏着的煙斗，在他那副英俊的四方臉上的好耍怪的眼睛仍反映着他底長春不老的幽默。他現在正患着神秘的腦病，他底朋友們沒法能勸動他入院休養，因爲他是一個非常討厭進病院的人。我們談話的時候，他拿着着蠅拍子在屋子裏踱來踱

去。他沒受過甚麼教育，他以深切體驗部下底痛苦及理解部下底苦衷來彌補這個缺點。在華北民衆之中，他幾乎是共產黨領袖中最孚衆望的人物。現在他雖然是邊區的衛戍司令，但是他底積極活動的日子絕沒有過去，這次大戰結束之前，大家將能聽到他底更生動的活動。

紅軍與中央軍合體之後，賀龍便率領着他底一一五及一二〇兩師開進山西，在同蒲鐵路一線與敵人對抗。他適時地開到了山西，他把敵人要切斷華北交通線以征服華北的全盤計劃粉碎了。結果日本必須一時停止南下，轉回頭在後方對付賀龍。這個給予撤退中的中央軍一個喘氣的機會，利用充分的時間構築陣地來對抗敵人。他稍稍有點兒自豪地說：「當時我底部隊就是那些驚弓之鳥的國民黨軍隊的強心劑啊！我們稱他們是日本軍底「嚮導」，因為他們在前面跑，日本軍便順着道跟在他們後面趕上前去。」

與日本軍作戰雖然是一件比以前內戰更危險更困難的事，但是賀龍仍非常注意在作戰的地方組織民衆。他說：「如果沒有民衆底幫助，我們就不可能存在了。我們從以往的經驗深知這一點。當我們底部隊開到某村莊之前我們先派一隊宣傳員向民衆說明我們開來底目的。告訴他們：日本鬼子正在破壞我們底國家，我們是來打他們的。我們需要民衆底幫助，

我們需要民衆蹶起抗敵以保衛自己底田園及家鄉。假使我們要誠心誠意地把我們底生命獻給這個民族保衛戰，那麼我們要求民衆底幫助與合作能算爲過份嗎？我們不該向民衆要求：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放步哨，當嚮導，供給我們敵情或救護傷兵嗎？我們到達之前對民衆所講的理論及我們到達之後所作的模範動作，使我們底名聲比我們底部隊走得更快。我們到處受民衆熱烈歡迎，民衆很容易地從我們底獨特的寬邊草鞋認識我們。

因此我們能在敵後生存，能在敵後作戰。因此我們能發展，能膨脹。由於這種緣故，所以我們在過去數年間從日本底鐵鎖下解放了數百萬中國民衆，並幫助他們建立了足以對抗敵人底最兇狠的武器的自由民主抗日根據地。

一一 晉察冀邊區

山西——察哈爾——河北抗日根據地——通稱晉察冀邊區——是十五個半自治的抗日根據地中最大最富而最重要的一個。晉察冀邊區北起內蒙及東北四省，南至正太鐵路，西起同蒲路，東至直隸海灣。全地區的二千五百萬人口之中，約一千八百萬歸晉察冀邊區政府直接統轄。歸日本統治的其餘的七百萬，大體皆集中於北平天津太原及保定等大都市，這些大都市就是日本所誇稱的『華北占領區』的軍事據點。

晉察冀邊區底事蹟也就是聶榮臻底事蹟。聶將軍是四川人現年四十六歲，長着一個獅子鼻子。他在一九二〇年根據工學計劃被送到法國學工業工學及化學工程，以後他便在西路蘇兵工廠及巴黎的雷那特汽車工廠工作。一九二四年他進莫斯科學校，一九二五年回國。歸國後，他便在有名的黃埔軍官學校當教官。他參加了進攻漢口的北伐軍，但是由於國民黨的新黨，他便加入了紅軍。起初他是林彪底政治顧問，以後便在賀龍麾下任師長。一九三七年中

日戰爭才開始幾個月，他便得到命令，率領兩千名老練的游擊隊向河北省挺進，他們底武器統共不過一千支來福槍。

當時的晉察冀地區正陷於混亂狀態中，所有的地方官及已嚇破了胆的數萬農民都跟着逃走的中央軍一起跑了。所殘留下的人已微乎其微，並且已神志沮喪，不能再收割田裏已成熟的五穀。土匪襲擊無武裝的村莊，零零碎碎的幾個日本流氓打着太陽旗便到處奪取大城。正在這種混沌的當中，聶榮臻和他底兩千名游擊隊開到了，馬上就開始整頓當地底秩序。政治工作人員撫慰人民，並勸告他們搜索戰場，尋拾遺棄下的武器，用以武裝自己。他們以這種蘇壘的自信，很容易地便組織起了游擊隊，此外他們還組織了一個自願的補助隊及國民兵團。他們從自己之中選出新軍官以代替逃往南方的舊軍官。

三個月後，即一九三八年二月，聶榮臻已把當地的秩序完全恢復，竟能召集一個建設臨時政府的人民代表大會。那個大會是廣汎的各階層的代表大會。出席的代表中有文質彬彬的身穿綢緞長袍的大地主，也有穿棉襖的貧農，有幾位蒙古人及回教徒，並且還有一位身穿紅道袍的西藏人，也來代表少數參加大會。許多人必須通過日本底封鎖線，有些人來自淪陷

區，大家在平等的原則上以完全民主的方式討論一切問題。他們以秘密投票選舉官員，他們所選出的九位督察冀邊區政府行政委員，以後得到了重慶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及行政院的通電承認，同時重慶也允許督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存在。

其間，聶榮臻最初的兩千名游擊隊核心組織，由於新兵的不斷增加，很快地就膨脹起來了。

聶榮臻一面跳來跳去，一面對我講道：『在最初，我們沒有與有戰車大砲飛機等重武器的敵人作戰的經驗』。他是一位不沉靜的有點神經質的將軍，他幾乎不能片刻地安安靜靜地坐着。爲着使他底手不閒着，他用手玩着一個小孩子玩的鐵球，或者摸着他底派克筆（共產黨以派克筆代勳章贈給在共產軍中有特殊功績的人）。

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軍從來也沒遇着過像我們這樣精通游擊戰的勁敵。爲着剷除我們對他們後方的威脅，他們開始以傳統的正面突擊來打我們。他們用特造的重炸彈來奪取我們底據點。他們把那個據點占領之後；便以爲戰鬥完了。但是我們不過只是從那個據點疎散一下，繞到敵人後方打他們底後面罷了。所以我們經常地切斷他們與根據地間的交通線，迫

使他們撤退。『日本軍雖然有五花八門的機械化重武器裝備，但是對於拒絕作陣地戰的敵人真無用武之地，極端的變動性是他們對抗日本軍的主要有利點，每次戰鬥，蔣將軍都是以二比一的比例得勝，日本軍只在蔣將軍發動打仗時，才能與他底游擊隊作戰，否則，日本軍便無從窺見游擊隊底踪跡。蔣將軍在有利的條件下才與日本軍作戰，舉個例說吧！蔣將軍講給我聽有名的涇源戰役。那個戰役是日本軍派了一千名配備重武器的部隊，要尋找及消滅藏在山裏的聶榮臻游擊隊。

『我們把日本軍引進一個廣大的袋形地區，然後便在天曉之前出其不意地加以襲擊，把他們趕進一個小峽谷裏。在那個小峽谷裏，我們以十字砲火殲滅他們。結果，他們遭到一個連從煤背上卸砲時工夫都沒有的致命打擊。除了幾個日本兵單身逃脫了這個大劫之外，根本就沒有活下的敵人。至少，在戰鬥結果之後，戰場上連一個帶活氣的日本兵都沒有，敵人底大砲成了我們底寶貴的戰利品。我們費了很多時間才學會怎樣使用它。我們學會後，使用它作攻擊敵人碉堡的利器。

『阿部中將因那次可恥的慘敗而悵羞成怒，決定親自率領一千名大兵前來復仇。與從前

一樣，我們躲在山裏然後我們便突襲敵人。結果，阿部中將和他底大部分幕僚，在還不知道子彈由何處而來之間就被打死了。殘存的日本兵拍電求援，飛來幾架飛機，從飛機上有一十名日本兵跳傘降落，但是在第二天，我們差不多把這些鬼子也都打光了。第三次的一千名增援部隊又開來了，我們也讓他們進來，但是在那天傍晚，三千名鬼子中只有三百名漏了網逃回他們底根據地。

聶將軍格格作聲地說：我們捨了很多寶貴的來福槍擲彈筒及其他的武器。他底成功激起了全晉察冀底民衆，他又得了數十新兵。爲着替阿部中將復仇，日本調動五萬精兵，要發動一個野心勃勃的大戰役，打算以「鐵網」將八路軍活活圍住，然後便把他們從五台山大根據地打出。聶將軍底部隊就從這座山下來襲擊涞源底敵人。當時守五台山的八路軍主力，可巧是王震底三五九旅。

敵人採用恐怖戰術，看見東西就燒，捉住人就殺。因此情勢就開始對守衛者不利了。他們底籠城之戰引起了世界的注目，竟使英國政府發出關於聶將軍底運命的探詢。漢口已淪陷了，從前豪語中國軍不能作戰壞戰的日本軍這回更斷言：在游擊戰方面中國也失敗了。

在慶祝五台大捷的時候，日本軍有些過於樂以忘形了。靜待良機的游擊隊，潛過了嚴密的鐵網，在敵後又重新組織起來。組織妥當之後，他們便向敵人痛擊，使敵人大亂。被人恨得入骨的日本軍成爲奢侈的失敗者，終於不得不放棄那個戰役。

日本軍徹底地醒悟了，他們畢竟認識了聶將軍部隊底實力，他成了全華北日本軍據點底威脅。日本軍當局指派一位最有能力的戰術家銳意研究聶將軍底游擊戰術。一九四〇年那位日本戰術家策劃出他所自誇的『廣佈分散戰術』及『蠶戰術』。他們將設在咽喉要地的據點網廣佈地散開，然後便開始『蠶戰術』的蠶食進攻。所謂的『蠶戰術』，就是他們漸漸地擴張他們底據點網，使據點一天比一天多，據點間的距離一天比一天近。日本軍就打算用這種辦法減削支持八路軍活動的地區。因此，朱德麾下的八路軍便向日本軍開始了一個大膽的總反攻。這就是自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一月間的有名的百團大戰。他們先襲擊鐵路及公路以破壞敵人底交通，然後便向比較孤立的據點及碉堡進攻，他們用鹵獲過來的日本大砲一個個地將那些據點及碉堡擊碎，驚惶失措的日本軍不得已便從前哨的據點撤回，沿着鐵路及公路而集中兵力，他們沿着交通線建築了更新的更多的堅固據點。新碉堡都經過了一番詳密的設

計，並且都試驗過足以擋得住他們自己底野砲的砲擊，新礮堡是上下兩層而且還有一個深深的地下室。即使地面上的礮堡被破壞了，他們還可以守住地下室繼續作戰。這些小要塞更用兩道深而且寬的壕溝及數層的電網和木造的爆炸坑圍着。

聶將軍繼續說：我們由鹵獲的日本文書知道：日本當時已準備好了促進太平洋戰爭的各種準備。並且當時正計劃以華北作人力及資源的廣大的倉庫。他們等不及『蠶戰術』底成功，所以便發動一次大規模戰役，企圖一勞永逸地將八路軍打出華北。關於這點，我們當時一點也沒驚惶。他們調來大約有七萬日軍及三萬僞軍的大軍。他們把北嶽地區水洩不通地大規模地包圍起來了，然後他們便再開始向位於中心的五台山進攻。如果他們真的打勝了，那麼他們便將由五台山下到平原，粉碎八路軍的最後反抗。此後，他們便可將精力集中於迫於眉前的對英美大戰了。

聶將軍很雄勁地說：『但是，他們又失敗了。他們在惱憤之餘把眼睛所能看見的東西都破壞乾淨，要使八路軍及民衆無生存的餘地，這就是他們所說的『放水戰術』，海水乾時魚就再無生存之理了。』

丟兜棄甲的日本軍又撤到自己的據點。在報紙上他們自己也承認失敗了，他們說「日本軍好似一匹勇猛的獅子，她不能捉着蜷集成羣的老鼠」。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又來一回「竄襲術」，他們真的又建築了數千座相距半哩或二哩的據點及碉堡。聶將軍說：日本人簡直是在河北大平原做了一個堡壘林。我們底活動雖然遭了嚴重的阻礙，但是我們絕不退轉，仍在堡壘與堡壘之間活動。他們來我們就走，他們露出頭我們就切斷他們底尾。但是對於我們自己，這却是一個無勝算的戰法。敵人能着着實實地一天一天侵噬我們底領土。日本鬼子趕着老百姓給他們修理走戰車及裝甲車的公路網。與此相反，我們便動員民衆在夜裏破壞這些道路。第二天日本鬼照例地來巡視一番，看見被破壞的地方便令民衆再修好。對於民衆，那簡直是一個過重的負擔，使他們幾乎沒工夫種地。我們覺得我們非以別的辦法對付這個威脅不可。那時的情勢是：日本鬼子在表面上真的很快地便占領了華北人煙稠密的肥沃大平原。好！我們與民衆一齊動手，我們決定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並且幫助他們保衛自己。

這種辦法常常是一位游擊隊司令官最終必歸的中心點。我們教老百姓怎樣做地雷及手

榴彈。我們教他們怎樣放槍，怎樣破壞敵人底交通線，怎樣保衛他們自己底家鄉及田地。我們教了他們坑道戰地雷戰壕溝戰麻雀戰以及其他十餘種新戰術，用以對抗從據點及碉堡裏出來的敵人。我們獲得了超乎最樂觀的預期的成功。民衆漸漸覺得已惡貫滿盈的日本鬼子再沒有可怕的地方了。他們決心打回老家去。日本軍以毒惡的討伐軍前來復仇。但是，當他們底戰死者驚人地累積起來的時候，他們便像被刺了一下跳回據點；並且因爲日本不能爲急需更多兵力的太平洋戰線的大規模戰鬥節省必需的增援兵力，所以他們發覺到自己是被困在碉堡裏了。以後我們底日漸膨脹的八路軍便穿起制服，拿起武器，由守勢轉到攻勢。現在我們已經從敵人底手裏收復了比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的晉察冀根據地更大的國土。我們現在仍然對敵人採取着攻勢。

不客氣說，當時我以爲聶榮臻是對我吹牛，但是幾個禮拜後，當我親身到了敵後前線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了聶將軍所敘述過的種種可歌可泣的事實。

一二一 新四軍

如果我們關於共產黨所組織的抗日根據地的性質及範圍沒有最低限度的認識，我們就不可能得到中國政治情勢及軍事情勢的明確概念。第一我們須知日本軍占領下的中國領土，在安全區澈底性上完全不能與納粹占領下的歐洲同日而語。在中國有組織的地方，民衆便主動地或被動地起來反抗敵人，關於這個要組織民衆的意志，我在延安特別受了感動。一旦反抗敵人的民衆被組織成功時，中國廣泛的土地便成爲敵人底大難題。因此，日本人所誇稱的華北占領區，一般可分爲以下數個地帶：（一）真正被敵人占領的地區，也就是在敵人據點射程內的地區。華北人烟稠密的地方，敵人於每兩村或每三村便設立一個據點。（二）抗日根據地，也就是完全由人民以自己選舉的政府所統治的地區。在這些地區裏，八路軍有機動性的核心。敵人只能在定期的掃蕩戰及與八路軍及八路軍的補助隊作戰時，才能藉着武力進入這個地區。（三）第一類地區，與第二類間的無人區。這種地區就是真正的游擊區。

華中的抗日根據地一如華北的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是華北抗日根據地底典型，讓我們綜合地考察一下與新四軍的始末有關的華中抗日根據地。

新四軍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創始時只有游擊隊一萬二千人，後來便漸漸成長至擁有十八萬經過訓練的穿制服的正規軍。他們擴張他們底保護圈，將他們的華中活動區底六千萬人民的三千萬由敵人底鐵蹄下解放出來。在這支軍隊全生命的六年間，經過了一萬七千五百餘次的戰役；反抗了敵人所發動的一百二十次的掃蕩戰；殺死並殺傷了二十四萬多的敵人及偽軍，並且更俘虜了三萬四千多敵僞。他底鹵獲品有十二萬四千支來福槍，二千六百挺機關槍及一百門砲。他們底損傷是：被殺官兵四萬五千人，受傷六萬五千人。

照重慶當局說法：新四軍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安徽事件以來便不存在了，當時的真象至今還是令人茫然不明。可是共產黨說：「新四軍從中央政府最高統帥部得到了由長江北移的命令，我們忠誠地接受了這個命令，但是，我們却意外地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襲擊。一萬名左右的新四軍不是被殺便是被活捉了。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現在還被關在監獄裏。新四軍公然地被解散後，殘餘的部隊便回到延安聽命。延安當局從新四軍底將校中選出代理總司

令，他依照八路軍重新又組織起新四軍，我們繼續對日本及盤踞在我們後面的中央軍進行反抗。

下面是蔣委員長關於安徽事件發表的談話：

「新四軍底違抗軍令，攻擊友軍甚至於暴動及怠業等惡行，必須加以制止。這完全是彰明軍法的措施。除此之外，根本沒有政治勢力範圍及黨派關係等問題混雜在內。」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最高統帥部命令新四軍北移到某某指定地帶與敵人作戰。新四軍不但不聽從命令，坐視良機錯過，更恣意南下，實行早已計劃妥當的動員。竟擅敢於白晝開襲擊四十師指揮部。這種公然的叛變行爲，便是以軍法解除新四軍武裝的原因。政府於去年會自重地固守盟約，要求新四軍更改素不服從軍令的錯誤，但是新四軍却頑強地固執着他底惡魔路線，以致最終走到不可收拾的狀態。事態發展到絕對需要採取積極行動的地步。我自己覺得非常悲痛與羞恥，因爲部下的錯誤與失敗須歸罪於指揮官，我個人對這個不幸事件感覺有責任，你們無論誰都不該感覺欣悅。你們要想起新約中『四百九十次寬恕』的教訓。新四軍已超過了這個『寬恕』的次數了，假使我自己不願犯忽視我國幸福的太罪，那麼這裏便再

也沒有饒恕新四軍的餘地了。」

當我與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談話的時候，陳軍長反駁蔣委員長的談話說：「那都是胡說，哼！事實正是相反。究竟是誰先殺誰？究竟是誰先打誰？請你想想，以我們的劣勢軍隊，我們敢於白晝間襲擊一個足以消滅我們軍長親身統率的一萬最精銳部隊的強大軍隊嗎？混蛋！」

陳毅將軍剛到延安，在路上走了好幾個月。他經過山東及太行山，並通過了數十條敵人的底封鎖線。他是一位矮而粗胖，現年四十二歲，長着一個獅子鼻子的將軍。他生在成都附近的一個大地主家裏，在四川某工業學校學過化學。第一次大戰後赴法留學，在巴黎及羅連斯住了三年，準備進哥利諾布路電氣工藝大學。後來他知道了當時的北京政府篡奪者們正在與法國政府交涉，以華南鐵路獨占建設權作報酬，向法國借一大筆借款。他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某團體，開始反對北京政府底行爲。在他底激烈的演說中，他暴露了北京政府以秘密條約所借的款項，是用以彈壓廣東省孫中山底革命運動的陰謀。演說的結果，他被驅出法國。

他告訴我說：「那次事件對於我底終生起了一個決定性的影響。當時我覺悟到一個政府

一經腐化，則技術方面的進步是無濟於事的。」

一九二一年他回到四川，在重慶創辦左翼報紙——新蜀報。他曾經過他底報紙把社會改造一些。但是，他終於失敗了。他沒能感動地方軍閥們底心。因此他便去到廣東參加北伐。當勢如破竹的革命軍到達漢口時，他便當了新創辦的軍官學校底教官。因為當時的革命軍要獲得四川軍閥們底支持，所以蔣介石便派他為特使到重慶及成都。但是當他完成任務回到學校的時候，他便碰到了國民黨一九二七年的大清黨。他與幾個左翼學生逃到南昌，加入了為生存而戰的紅軍。一九三七年紅軍當江西開始長征時，陳毅受命與一個志願隊的核心組織留守，與當地保持接觸及組織游擊隊。當時除了國民黨底「清鄉隊」所不能大舉進攻的深山地帶以外，其餘的地方當然不可能再保持共產黨的農業改革及社會改革。陳毅休息一下然後強調地說：「共產黨及紅軍既不是被趕出了江西根據地，也不是我們輕率地拋棄了江西民衆。共產黨與紅軍是自願地在日本要侵略中國的大威脅前為國內和平而放棄了江西。」

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侵略戰爭時，困在山裏的陳毅與他底游擊隊才因國民黨的討伐軍撤退北上而得到了解放。陳毅與他底同僚請求參加國民黨一起抗日。經過長時間的交涉，他們

才得國民黨的同意。於是，散佈在華中八省的數萬游擊隊中的一萬二千人被承認編成新四軍。新四軍遵守重慶政府底命令，沿着長江集中在上海及上海——南京地區。重慶政府允諾在華中赤區解決土地問題，允許共產黨參加地方政府並補給新四軍抗日。

陳毅堅決地說：『國民黨破壞了所有這些諾言，我們請求抗日完全出於自願。否則我們很可能仍自由在地留在我們底根據地裏不分青紅皂白地牽制國民黨軍隊。』

當新四軍由長江地帶移防時，長江一帶的守軍都不允許新四軍入城。可是，相反地却有很多人從城裏逃出加入新四軍。照陳毅說：新四軍很迅速地就增加了十萬左右的生力軍。但是，他們却被嚴命不許增加數目，他們雖然於一九三八年到了南昌並在該處設了司令部，但是，重慶政府却没有叫他們開赴長江前綫的真意。當年七月他們終於到達了上海蕪湖及南京地區。他們從南方開到長江的軍力是八千人，其餘的四千人渡過長江到達了蕪湖對岸。

他繼續說：『其實當時國民黨軍隊在事實上已放棄了這個地區。這塊地區已成爲土匪及統治地方政府及人民的傀儡底天下。我們穿着很像日本軍服的黃卡嚨制服，誤認我們是日本人的老百姓們手拿着太陽旗老老實實地出來跪在我們面前。他們發覺我們不是敵人的時候，

他們真歡喜極了。我們馬上開始與敵偽及地方土匪作戰。那年底，我們底軍隊便增至三萬人。這應完全歸功於我們底擴大游擊戰。漢口淪陷以後，日本軍一向是看不起中國軍。所以他們對我們也不加注意。因此我們得以機會突襲敵人。我們有時以巧妙的埋伏將敵人底整個連消滅。親眼看見我們奏功的老百姓們爭先恐後地來參加我們。他們特別對於我們士兵底紀律感到滿意。我們底軍隊嚴禁向老百姓強取任何東西。在我們行軍時，我們一定先與當地的長者打個商量，然後才令軍隊駐紮過夜。我們底軍隊把屋子打掃乾乾淨淨，而且在我們離開以前把各種東西都整整齊齊地放回原位。由是觀之，那裏有很多人要參加我們底隊伍還算什麼希奇嗎？我們歡迎所有要抗日的積極份子。我們以搶白敵人的武器把民衆武裝起來，把他們訓練成國民兵。隨着我們軍隊數目的增加，我們愈覺得僑促於南京附近的小地區的困難。我們底活動被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束縛在這塊小地區裏。此外敵人更開始對我們倍加注意，以勁旅對我們底過量大集中發動攻擊。所以我們覺得還是將兵力散開滲透到敵後爲妙。我們底這種行動，大概就是我們與國民黨最高統帥部間的第一個癥結。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嚴令我們集中留守在指定的地區裏，但是，這個區域很明顯地就是敵人攻擊的脆弱目標。正當這個

時期，降敵的國民黨軍隊一天比一天多。在這些降敵的軍隊中有 Yu Tso-Pei 直接指揮的在上海——南京地區活動的直屬××的忠義救國軍。忠義救國軍底一部分馬上加入了城中的傀儡。其餘的停在城外的村莊裏。由於他們把他們底軍隊分成兩部分，所以他們能兩面工作，全線無戰事地活下去。可是，重慶政府却命令我們新四軍至少在十天內非作戰一次不可。但是，每當我們襲擊城裏的偽軍時，××便罵我們說我們打他底軍隊。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後，繼汪逆精衛的建立傀儡政府，有五萬名××系軍隊在 Ho Shing-Chin 指揮之下投降於日本。一九四一年李長江麾下的五萬名又投降於敵人。我們新四軍必須與這些叛逆者作戰。這羣新傀儡熟悉當地的地形，所以我們與他們作戰時吃了很多苦頭。」

事雖如此，但是，新四軍在惡劣的條件下仍繼續生長，作繼續擴張他的勢力與活動圈。安徽事件以後，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指派陳毅代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同時共產黨更決定：新四軍受延安朱德總司令部底最高指揮。

日本軍採取了各種各樣對付八路軍的戰法與新四軍作戰。敵人時常在秋收後，也就是當五穀剩在平原上很少，甚至於沒有掩護新四軍的東西時，才發動掃蕩戰：『堅壁清野』戰術，

就是用以根絕新四軍，使新四軍失去躲藏的地方的戰術。日本軍說：『掃蕩戰好像是梳頭，而「堅壁清野」却是剃頭』。

陳毅說：『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像大力士似地始終不停地在鬥爭着。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補給我們作戰必需品的後方根據地，所以我們必須經常地發揮主動的能力。尋覓敵人底弱點，爲着搶奪武器及給養而打敵人。加之攻擊是最好的防衛啊！當敵人集中而我們感受重壓時，我們便暗中散去。因爲我們底武器落後，彈藥缺乏，所以我們主要的是在夜間用大刀及手榴彈作戰。我們更向敵人作宣傳戰呼喊戰及優待俘虜。一方面游擊隊與新四軍在上海南京漢口等長江沿岸大城的城邊活動，他方面則正規軍在距這些城市平均一日的路程內保持着根據地。他們握有上海以北約六十哩的沿海一帶及距南京城二十哩距漢口三十哩等地區。大反攻開始時，我們將成爲收復這三個華中最主要的大城市的先鋒。』當然，他並沒表示新四軍自己便可能或將要作這件大事。他說：『由於我們缺乏武器與配備，所以我們所能作到的最大限度便是與敵人糾纏不休地打下去，爲着把敵人一下子就打出去，我們需要國民黨中央軍的全面合作與協力。此外我們更需要同盟國海陸空的援助。』

一三 國民黨對共產黨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中國建立三十三週年紀念日，周恩來代表中共發表一個重大聲明，這個聲明特別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它概括了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整個態度，及兩黨間由來已久的差別，此外它更暗示着兩黨合作有着怎樣的困難。下面包括着這個聲明的重要部分，由此，我們可對兩黨間的爭論得到更進一步的理解。

現在全世界都在戰爭狀態中，我們的同盟國正不屈不撓地前進着。最後勝利已經在望，但是在我國戰場，正面戰線與敵後戰線彼此成了一個尖銳的對比。在正面戰線，是屢戰屢敗；但在敵後戰線，是屢戰屢勝。河南戰役，中國在四十四天之內喪失了五十五座城市。在湖南廣西戰役長沙衡陽等大城已陷入敵手。其他城市也在相繼淪陷。今年中國為甚麼發生了這些一連串的慘敗呢？為甚麼這種慘敗正當日本在中國以外各戰場清勢日漸不利的時候發生呢？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是因為國民黨只依靠外國勢力抗戰，而自己却在準備內

戰的敗北政策；這是國民黨在他底統治區內施行排除他黨，以法西斯手段壓迫並榨取人民的一黨專政政策的結果。在軍事方面，國民黨當局至今祇允許政府實行抗戰而不希望人民參加戰爭，因此之故，我們在敵後的抗日行爲便一直被毀謗爲『軍事割據』及『違抗命令』。所謂『軍令』便是重慶政府堅決反對動員並組織她底統治區內的人民的『軍令』。反之，政府却以武力拉壯丁，把壯丁如同囚犯似的綁進軍營。重慶政府的徵兵制度就是壓制與崩潰的源泉。因此，軍隊中的新兵便一天比一天減少，軍隊便愈打仗愈變弱，加之，國民黨政府堅持着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反常政策，所以當我們在敵後英勇地作戰時，便被侮爲『叛黨』或『叛軍』，而遭到國民黨軍隊的不合作及不停的襲擊。在另一方面，他們——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線却從他們的陣地一味地觀望戰事，根本就沒有舉行反攻的任何企圖。敵人不在時，他們便大舉走私並魚肉人民，敵人以小部隊攻擊時，他們便裝出作戰樣子以欺瞞人民，當敵人以大部隊進攻時，他們一下子就撤退數百哩。更可惡的是，他們在一方面裝出抗戰的樣子從同盟國騙取補給，分同盟國以血所換來的勝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却與敵偽暗中勾結，希望緩和敵偽對他們的攻擊，使敵人的銳鋒轉向敵後的共產黨。邱吉爾首相因而不

得不將國民黨政府的後退與敗北認爲『很遺憾』、『非常失望與煩惱』。這的確辜負了羅斯福總統所聲明的『聯合國將每月三千噸援華物資增至兩萬噸』的事實。這個事實反駁了國民黨的『中國因聯合國供給不足而遭到了軍事上的敗北』的遁辭。加之，沒有外國援助中國就不能得到勝利的說法，根本是錯誤。在敵後，我們的八路軍及新四軍雖然沒從聯合國及國民黨政府得到補給，但是，他們每天都得到勝利。在中國後方，國民黨當局至死不放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他們禁止其他政黨及民主派的存在。我們在敵後所佔據的3,200平方哩的中國領土，我們所解放的九千萬民衆，以及由人民所選舉的包含各黨各派的許多民主政府，都被認爲『叛區』或『偽政府』。在重慶政府的統治區內，只有一黨的統治而無人民的選舉。國民參政會的各層代表由縣代表至省代表以至全國代表，都是政府指定的御用代表。所有的官員，由村長到國民政府的首長，都是國民黨所委派的。這種任命事項都由國民黨內一小部的統治者集團所發，其餘的國民黨員與民主派領袖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所以與其說是『黨治』，勿寧說是『寡頭政治』。國民黨當局打算建立法西斯政權，拒絕實行三民主義。當我們誠心誠意遵守我們的諾言時，當我們努力地實現三民主義時；當我們堅持抗日與打擊僞

組織時；當我們履行三三制時；當我們在敵後與邊區減租減息發展生產時，總而言之當我們作這些事情時，國民黨當局便辱罵那是『波薩什維克化』『違抗政府』及『不服從命令』。在重慶政府的統治區內，他們剝奪人民的自由。官僚政治式地統轄所謂自治政府；統制言論；蹂躪文化；獨佔商業及工業；徵課法外重稅；放縱國民黨特務蹂躪人權；並允許官僚查本家迫害人民企業。這些手段帶來了一種極端嚴重的政治混亂與經濟恐慌。他們禁止革命三民主義的宣傳，並嚴禁鼓吹與共產黨建立友好關係。這不是法西斯主義還是什麼呢？假使這樣大錯而特錯的法西斯主義及失敗主義政策還允許繼續存在，那麼在中國人民的前途一定還有更大的危機。為拯救中國於這個危機，為在戰爭中與同盟國合作，為有效率地準備反攻起見，我們共產黨主張國民政府召集全國代表開一個緊急國民大會。我們建議政府馬上放棄一黨獨裁並樹立聯合政府。我們提議以下的具體步驟能被採用為實現上述事項的方案。

『第一：這些代表須由各抗日黨派（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及抗日軍隊（國民黨中央軍，地方部隊，及抗日共產黨所領導的部隊）各地方政府（重慶政府所統治的省政府及敵後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各人民團體（重慶政府統治區內的各人民團體以及在敵後解放區的，

在性格上是國民的而且是人民各階層代表的各人民團體。代表額數應依據各區的真实勢力的比例而定。爲應付事態的迫切要求及便於召集，所以代表的數目須多。」

「第二：國民政府應於最近將來召集這個緊急會議。更遠的延期也許將重慶政府驅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

「第三：這個會議應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爲基準，並應通過應付時局要求及拯中國於危機的綱領，這個綱領必須澈底地糾正現在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錯誤政策。」

「第四：在共同完成的綱領基礎上，緊急會議須建立一包括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以代替現在的一黨獨裁。這個新的大集會須吸收決心支持抗戰及追求民主與統一的全國各黨各派的領袖。失敗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須立即剷除，以保證民主政府之實現。」

「第五：聯合政府須有權改組最高統帥部，召請全國主要軍隊代表入最高統帥部，並樹立一聯合最高統帥部，以保證抗戰勝利。」

「第六：聯合政府成立之後，須立即採取適當的措置以準備召集經全國人民所選舉的國

民大會。國民大會於可能範圍內須早日召集以開始憲政。」

「只有這種國民緊急會議與聯合政府，纔能給我們一個普遍全中國的，真的民主出發點。只有我們所計劃的聯合最高統帥部，纔能服從政府的命令；與盟軍密切合作打退敵人；於反攻時聯合國國民與盟國國民底努力。」

隨後周恩來提到國共兩黨的談判。這個談判——自一九四四年四月便開始了不過只有一點成就——共產黨提出十二條建議，及八條口頭提議。中共代表林祖涵攜此到重慶交涉，經過多次口角及遲延之後，中共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接到國民黨政府的反提議。這個反提議的第一第三及第七條，（都是關於軍事問題）遭到了中共的激烈的抗議。中央政府主張從五十七萬共產軍中抽出十萬人以十個師編成四個軍。國民黨更要求除上述十個師之外，所有其餘武裝勢力（內包敵後的兩百廿萬國民軍）須立即解散。編成的十萬人須從他們現在的戰區撤出並集中，準備聽命。

在政治方面，國民政府稍有讓步。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的特殊地位，其行政機關直屬行政院。但是，政府却要求中共在抗日根據地所建立的政府交給各省政府所派遣

的官員。

關於國民政府的這種提議，周恩來談笑地說道：「解散抗日根據地的數萬軍隊，實在是超乎理性的要求。假使我們接受這些要求，那麼我們真正等於幫助敵人破壞抗戰，危害國家了。誠然；我們怎麼能够命令抗日根據地的軍隊及敵後的人民政府清算他們自己呢？誰都知道這是辦不到的。在過去七年抗戰中，敵後人民建立了五百九十一個地方政府，代表了國民黨政府所失陷的七百二十一個城鎮的百分之八十二。這個值得贊嘆的成功，已成爲全中國人民的活動指針。所以打算撤消解放區的觀念，就是中國人民抗戰意識的威脅——一個象徵着犧牲全中國的威脅。」

「重復地再將要點說一遍：爲解決時勢的要求，將中國從現在的危機中救出來的唯一具體方案，就是重新組織政府及最高統帥部。也就是建立包括各黨各派，停止失敗主義者底軍令及法西斯主義者底政令的聯合政府與聯合最高統帥部。我們繼續要求國民黨承認所有的抗日軍隊及敵後的民選政府。我們堅決反對解散數十萬的抗日軍隊及敵後的民選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十二條提議及我們的代表林祖涵同志口頭所陳述的八點建議，始終

一貫地是國共交涉的基準。』

一四 這是共產主義嗎？

自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至一九三五年中國赤軍誕生的二十餘年間，陝西北部是中國內部最受壓迫的地方。當時，陝北的不毛之地與荒山以及人口稀少的廣大區域，成年成月遭受着土匪的蹂躪。陝北是鴉片的生產地，而且地方軍閥又殘暴地施行苛政，勒取重稅。

陝北最凶暴的地方軍閥是一位擁有十一個姨太太的土皇帝。他是陝北的頭號大地主，他完全用奴隸勞動來耕種他底土地。他對於窮苦的民衆課賦十餘種的重稅。他們不但須支持他底軍隊，而且更須支持爲大地主們效忠的私人打手。一九二一年，共產黨員開始在陝北建立共產黨的秘密細胞。在榆林綏德延安等地，當教師的北大畢業生成了這種細胞的核心。以後這些共產黨份子與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的國民黨合作，他們幫助國民黨組織農民組合及工會。他們盡力倡導減租稅並武裝民衆以及反抗無恥的軍閥。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時，陝北赤

色份子與全中國的其他共產黨同樣遭到了國民黨的通緝與屠殺。在陝北一個地方，共產黨就被殺了一萬名之多。

以後，兩位土著的青年——一位是高崗，一位是劉志丹——又重新開始組織已失去首領的散亂的殘餘黨員，同時他們更得到了當地農民的擁護，所以他們便把國民黨軍隊圍困在大城市中了。國共分裂的次一年（一九二八年），他們覺得自己的力量已達到足以開始軍事行動一舉就把國民黨軍隊驅出陝西省的地步，他們以武裝的農民及學生所編成的一旅軍隊，攻打潼關西安間的渭南及棧橋。可是，他們的遠征終於失敗了。國民黨派了四營正規軍鎮壓他們的暴動。當時共產黨不但武裝很薄弱而且更缺乏軍事經驗。此外他們更犯了以陣地戰對抗正規軍的致命的錯誤。結果他們很悲慘地崩潰了。

兩年後國民黨的延安警備軍叛亂時，共產黨又重新集在一起，並且與叛軍合作。因此他們得到了民眾底熱烈的擁護。反抗國民黨政府的游擊隊一天比一天強大起來。他們當時的口號是：『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取消苛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貪官污吏』以及『建立民主政府』。翌年，日本進侵東北及華北時，他們決定將他們的『民主游擊隊』

的稱號改爲『西北抗日同盟軍。』他們聲明並主張以後他們所要打的是日本而不是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對日本的蠶食式的侵略取了綏靖政策，反之共產黨却高呼抗日不止。共產黨將陝北作爲抗日根據地。經過了驚天動地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與共產黨的先頭部隊到了陝西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朱德與其他赤軍部隊也都前後接踵地到了陝西。陝西共產黨被吸收了，高崗當了西北局書記。西北局包括陝西綏遠抗日根據地及陝甘寧邊區。共產黨開始在陝北建設他們的新天地，其間他們屢次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並向中國民衆呼籲制止內戰。他們主張形成一條抗日聯合戰線。幾個月後，一九三六年聖誕節，蔣委員長在西安被扣時，共產黨證明了他們的誠意。他們不記前仇，不計較與×××的長年間的堅苦鬥爭，更不記國民黨屠殺共產黨的禍仇，他們馬上到西安勸告張學良爲着反抗日本的侵略釋放蔣委員長。蔣委員長之所以重獲自由，差不多完全是出於共產黨的力量。還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共產黨決心在抗日聯合戰線中鞏固國共間的合作，所以在西安事件不久之後，共產黨便提出了有名的『五項建議』及『四項諒解』。七七事變爆發後。國共間成立了協定。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雙方共同簽字，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的建議與諾言。共產黨自願

參議會召開第二次大會。共產黨候選人提出共產黨邊區政治局所起草的綱領，這個綱領是依據三民主義及總理遺囑的綱領，是他們投票的準繩。它表現了共產黨的精神及主張，並且在實施方面共產黨領導的參議會已全盤地採納了它，那個選舉告文的要點是值得引用的。

告文稱：『共產黨員被選為政府官員時：』

(1) 他們將決意聯合邊區的各階層所有的抗日團體，以驅除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心澈底地發展人力物力財力及智力保衛邊區，西北及全中國。

(2) 他們將始終一貫地促進與友黨——國民黨——友軍——中央軍——及所有在邊區外的忠誠民衆間的融洽，同樣他們也將始終一貫地反對投降分裂及倒退等行爲。

(3) 他們將提高邊區的戰鬥力，保證他們的物資給養，改良軍隊的補充及動員制度。他們將努力加強軍民的合作，同時他們更將努力加強自衛團及少年先鋒隊的組織與訓練，並充實其領導者。

(4) 他們將擁護八路軍及國民黨中央軍抗日官兵的優先待遇，保證物資供給及精神支援。

(5) 共產黨欲與所有其他政黨組織一個選舉團，堅決地實行共產黨員只占候補者三分之一的政策以促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者以參加人民代表機關及邊區政府。共產黨員被選為某行政機關的首長時，他將保證在他的同寅中三分之二是非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在行政崗位上須以民主的態度與非共產黨員合作。他們將義務地尊重非共產黨員的意見，並且他們將不採取跋扈的獨立作風。

(6) 共產黨希望保證地主資本家，農工等各階層抗日民衆的市民權，參政權，財產權，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組織信仰住居行動等自由權。共產黨主張除有資格執行合法的確定職權的司法機關及公安機關外，其他任何機關，軍隊組織決沒有侵犯人民的權力。人民有權反抗任何機關的非法行動。

(7) 共產黨希望改良司法制度及廢除囚犯的體罰。他們更主張在審判時證據應重於口供。關於叛徒，除不可救藥者外，應不顧其過去的歷史，採取寬大政策，而盡教導及改造的努力。犯人不應受殘暴的待遇，更不應以刑逼供及寫悔過書。關於叛黨份子及在邊區作破壞工作的反共份子，也應受與此同等的待遇。

(8) 共產黨主張勵行清廉政治，並嚴罰任何不正當利得與監守自盜等濫用職權的罪犯。共產黨反對假公濟私，共產黨贊同共產黨員犯罪時受較嚴厲的懲罰，同時共產黨主張薪水制度須建立在節儉的基礎上，所有官吏及其部屬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須充裕。政府對他們須保證充分的文化生活及休息。

(9) 共產黨代表主張農業於春耕秋收時動員民衆擴大生產。此外他們更要幫助貧農克服困難，使其獲得耕牛農具肥料及種子。他們建議本年再開墾耕田六十萬畝，藉以增加食糧四十萬担。共產黨獎勵全國向邊區移民。

(10) 在土地已被分配的地區，共產黨保證已獲得土地的農民有所有權。在土地未被分配的地區，共產黨保證土地所有權仍歸現地主。共產黨承認債權者有索債權；政府實行減息。佃農必須向地主繳納定額的租金，債務者必須向債權者付法定的利息。此外政府更須調整地主與佃農及債權者債務者之間的關係。

(11) 共產黨代表建議發展工業生產及商業；鼓勵私人企業並保護私有財產權。邊區政府歡迎邊區外及外國的投資。共產黨主張扶助自由貿易，反對獨占與操縱。

(12) 參議會須調整雇主與被雇者之間的關係實行十小時工作制；提高勞動生產；獎勵勞動訓練，並充分地改良勞動者的生活水準。

(13) 參議會須計劃一個合理的稅制。除赤貧的人被免稅之外，其餘的須適用累進稅制，使大多數的民衆平均地負擔抗戰費用。財政機關的組織須加以改革，財政關係須加以調整，國幣須加以保護，邊區銀行所發行的鈔票須加以鞏固，以促進健全的全的財政經濟制度。

(14) 共產黨擁護參議會繼續實行掃除文盲政策。參議會須獎勵新文字——以拉丁字代替中國的舊文字——的教授；改良教育制度，實行廣泛的民衆教育，改善初小學校教師的生活，並爲成年人準備補助教育，國民參政會須制定能加強幹部教育的法律，擴充大衆性的書籍及刊物，並鼓勵自由學習。

(15) 參議會須擴充衛生行政，改良醫生設備並歡迎醫術人員，以減輕人民由傳染病所得的痛苦。同時也給予移至邊區的逃亡者以醫藥救濟。

(16) 依據男女平等的原則，政府應盡力提高女子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以及文

化地位，並須積極發展女子在經濟方面的創意，保護勞動婦女孕婦及兒童，並勵行基於男女雙方同意的一夫一婦制。

(17) 依據國籍間平等的原則，參議會須保證蒙古與回民皆享有漢族同等的政治權經濟權及文化權。參議會須為蒙民及回民建立自治政府，並尊重他們底宗教信仰風俗及習慣。

(18) 政府須歡迎華僑來邊區學習，參加抗日工作及建立企業。

(19) 參議會須給予二流子以務農獲得職業及接受教育的機會，並改正官員及其他人上歧視二流子的陋習。參議會須採取爭取團結及教育『會門』的政策。

(20) 政府擁護對日本俘虜及偽軍採寬大政策。對任何欲參加抗戰的人皆表示歡迎，並給予友善；釋放不欲停留在邊區的任何人，他們除特殊例外之外，絕不應受體刑侮辱或強制地寫悔過書，同樣的寬大政策須無例外地施予被釋放後重回敵方而又被捉住的俘虜。此種政策，無論敵人或偽軍被捕被釋多少次皆須實行。與此同樣的政策，亦適用於攻擊八路軍與其他任何抗日軍的國內軍隊的俘虜。

(21) 政府允許外國人在尊重中國主權及遵守中國政府法令之條件下來邊區旅行，參加抗日工作或從事於工業文化及傳教等活動。邊區政府須盡一切力量保護因革命活動而被政府追放的任何國籍的外國人。

關於這些提案，無論別人的看法怎樣，對於我有兩件事是很清楚的：第一，這些提案表現出非常含蓄的而合理的堅強性，籍以處理邊區現在所處的地位。第二，這些提案至少是構成一個遠離我們所想像的『共產主義』的範疇的計劃書。

一五 他們是共產黨嗎？

對於美國人，共產主義時常是一個妖怪。普通的美國人雖然深懷嫉妬地承認蘇聯人在打倒納粹的戰爭中盡了莫大的努力，但是，他們仍不願與蘇聯政府共產黨來往。在考察中國共產黨時，這裏起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有什麼關係？第二是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樣的共產主義者？

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我敢說，在我與共產黨共處的五個月中，我沒看見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有絲毫的確實聯繫。那裏沒有蘇聯底補給，更沒有蘇聯槍砲、飛機的裝備。那裏也沒有蘇聯軍事顧問或政治顧問。在邊區唯一的蘇聯人使是一位外科醫師，他每天在手術台旁邊工作十六小時之久。那裏還有兩位塔斯社的代表，他們是明正言順地由重慶中央政府發給護照而來邊區的。這兩位塔斯社記者，在我所看見的範圍中，並沒向莫斯科拍發任何新聞快報。他們只是蒐集新聞材料，並且像今天的美國新聞處一樣在戰略及政治的中心地向全世界

各地發出有系統的新聞而已。

在邊區，我時常看見馬克斯與列寧的肖像，但是，這些肖像也不過只是革命的過去的紀念物而已。與每張馬克斯及列寧的肖像成正比，我看見了上百張的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及蔣介石的肖像。在政府官廳裏，在商店裏，軍營裏，甚至於在農家裏，處處都掛着這四位偉人的肖像。斯大林的肖像在邊區裏並不是共產主義領袖的象徵，相反地，他只是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與世界聯合的同盟國之一的領袖而已。

在此我們得到了第一個問題的解答：中國共產黨不是蘇聯式定義的共產主義者。現在中國共產黨既不固持共產主義也不實行共產主義；的確，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馬列主義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哲學與實踐的南針。但是，隨着時日的進展，中國共產黨漸漸發覺了勸說個人主義的中國農民去改變他使自己成爲自己底一小塊土地的主人的野心而相信新奇的集體制度的困難。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衷政策。一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並不如美國共產黨更富於共產形色。關於這一點，我會與中共的領袖毛澤東談論過。出人意料之外地，毛澤東在延安絕不是不可接近的神靈。他更不是一切智慧與指揮的唯一泉源。他底話也

不是出口就變成法律。的確，毛澤東底理想與暗示，在樹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毛澤東底理想與建議只不過是中共領導者委員會的討論的基礎及最後的準繩而已。這些中共領導者絕不是只管蓋圖章的應聲蟲。所以毛澤東所要出版的東西是第一先經過一番精密的考慮，然後再經過黨員的研究才能出版。是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終形式都是共產黨委員們的綜合表現，絕不是毛澤東個人底意見。

他派汽車來接我。這輛車是半噸重的救護車，在車廂上寫着『野戰病院』四個大字，在這四個大字上頭畫着一個大紅十字，在四個字下頭漆着紐約『中國洗衣店同盟贈』八個字。

毛澤在一個小院子的門口接我，院子正面一連串有六個普通的洞。他就與他底家屬及親密的助手住在這裏。存時他底年輕而美的太太——藍蘋與他住在一起。藍蘋以前是上海有名的影星，是一位非常富於智力的女性，她自一九三三年起就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七年她放棄影界生活來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在魯迅藝術學院，毛澤東對於戲劇的興趣促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他們很快地在一九三九年春便結婚了。他們兩人穿得都很樸素。她穿一套睡衣式的服裝，在細細的腰上繫一條帶子。他穿一件手織的粗布衣。我被迎至一間客廳裏。這

間客廳是六個洞中的一個，有簡單的磚地，刷白的牆以及結實而粗糙的傢具。晚上，在洞裏的唯一光亮，便是釘在茶杯底上的一支蠟燭。主人拿出淡茶菓子，及土產的糖菓和香烟。毛澤東連續不斷地吸着他底延安烟卷。在會見的全部時間他底小孩子們跑進來跑出去玩個不休。他們時常站下向我凝視一下然後便拿一塊糖菓又跑出去。毛澤東對他們一點也不加注意。

毛澤東身材很高，肩很寬，大概有五十多歲，但是却好像還不到四十歲。他底眉梢長着濃厚的眉毛，他那副長着兩道非常高起的眉毛的臉，由於兩隻驚人富於表情的眼睛呈現得非常活潑。他很好笑。他輕輕地講着話，在好奇方面却有點小孩子皮氣。他底怪癖是他以有皺紋的唇吸烟時，在噴烟與噴烟之間很緊張地吸氣。

他說：『在最初，我們不要爭論蘇聯底社會的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應先考察一下我們現在究竟在作些什麼，其次與林肯在南北戰爭時所作的比較一下。在中國今天還有幾百萬被封建制度束縛着的奴隸。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們都分散地活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這些零碎的土地又大部份屬於無法無天的大地主底手裏。百分之八十的佃戶繳納土地

生產品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給地主。這的確是名符其實的農奴制度。」他舉吳滿有爲例說：『在過去吳滿有必須繳納上述的剝削式的地租，以致他自己剩下來的東西不足以養活他底全家。在中國今天有幾百萬像吳滿有這樣被壓迫的農民。他們底妻子活活餓死，他們必須賣掉或溺死他們的子女，然後他們自己便變成乞丐或土匪。因爲他們窮苦到這步田地，所以他們底妻子便迫不得已操賣淫生涯。因爲缺乏充分的食糧，所以中國農民很容易就染上疾病。就是在今天的邊區裏嬰兒死亡率仍占百分之五十。』

『因爲要解放這些貧苦的衆生並且以農業革命改善他們底生活，所以我們不想像蘇聯那樣走極端地把土地從地主奪過來，然後再重新分配給人民。我承認在過去我們實在會那樣作過，但是，依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國民黨的妥協，我們放棄了這種辦法而另採一個緩和的政策。這個緩和的政策就是勸說地主們將地租減到合理的程度，同時我們對他們保證減過租的租金由佃戶依規按期繳納。關於這一點，在經濟意義上我們是與蘇聯不同的。在政治方面，我們也與蘇聯不同，我們絕不要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我們不擁護抹殺個人創性的集產主義，在事實上，我們鼓勵自己競爭及個人企業，並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則下我們

將允許並歡迎外國在我們底統治區內向商業及工業方面投資。我們所能作得到的，我們都要作。但是，有很多事我們不能作。我們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來中國作這些事。中國是落後的國家，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外國的投資。

關於政府一如你所知的我們是相信民主，並且腳踏實地地在實行民主。我們以『三三制』來限制如今天國民黨所作的一黨專政的可能性。在這一點，我們也與蘇聯底制度大不相同。在我們的民主政府裏，包含地主，商人資本家以及小資產階級和農工階級。在蘇聯今天已不存在地主商人及小資產階級。』

我問他道：『既然你們不實行共產主義，那麼爲甚麼你們都自稱爲共產黨呢？』他底回答是：『這個名稱是自昔遺傳下來的。你在這裏也看見很多事情，足以證明我所說的不錯。這足以幫助你了解我們已不是蘇聯式術語的共產黨了。』但是我却固執地說：『那麼你們爲什麼不把黨的名稱改換一下呢？將『共產黨』改爲『民主主義黨』，『新民主黨』或與此類似的名稱呢？』他搖搖頭說：『別人怎樣稱呼我們，對於我們及我們底意識是無關緊要的。假使我們突然改換黨底名稱，那麼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某些人氏便將因襲舊名來責備我們，說我

們在企圖掩蔽事實。不，我們不能而且也不需要更改名稱。重要的是內容與實踐而不是標號。

的確，在共產黨中有一些人仍希望在未來的中國有共產黨主義的出現，周恩來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中共的秘書長，他底權力與勢力僅次於毛澤東一個人。

周恩來告訴我：「我們底終極理想是共產主義社會集產主義。我們不相信在遙遠將來
的中國不能實現共產主義。可是中國的發展不能與蘇聯走同樣的路線。在中國有許多特殊的階段，例如在個人生產的基礎上我們不採取直接的或激烈的集產主義，而採取合作及變工等方法。其次，從私有原則出發，我們希望將交通機關，銀行以及戰時工業等大企業歸為國有。第三，我們將從減租減息進步到耕者有其田的階段，最後則將土地也歸為國有。第四，在社會各階層的公平選舉的原則上，我們將促使多數的勞動階級獲得選舉權。這樣選舉便是使少數不能支配多數。這就是實現於三三制裏的精神。第五：在平等的條件下，我們將為國際和平及國際合作而奮鬥。這五點就根據了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這五點也與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所宣佈的革命三民主義符合。」

一六 中國要起內戰嗎？

因爲我要評定共產黨對於抗戰的貢獻，所以我與朱德談很多文話。他說：『只要共產黨參加這次戰爭，那麼這次戰爭就是爲民族獨立及民主而戰的長期鬥爭的繼續。這個大鬥爭自一九一一年大革命及反帝鬥爭時就開始了。在這裏，我們今天的鬥爭與你們的革命戰爭有很多共通點。在貴國的革命戰爭時，因爲貴國人民知道爲何而戰，所以革命得到了勝利。同樣，因爲我們也知道現在是爲何而戰，所以我們也得到了勝利。不幸的是國民黨募兵的大部分至少在現在僅僅茫然地知道自己爲何而戰，這就是國民黨底不斷歪曲事實的結果。我們底八路軍與新四軍和國民黨軍成顯著的對比。他們是人民底軍隊，他們獲得了人民底擁護。在這一點上，他們酷似華盛頓底自願軍。他們有創造能力及戰鬥力，這種能力不但能使他們像正規軍一樣作戰，而且更能像游擊隊一樣作戰。』朱德說他已澈底地研究過華盛頓底游擊戰術，因爲這種戰術在對抗有優良裝備的英國傭兵時收了莫大的成功。朱德底兵與華盛頓

底兵一樣，他們以高度的動員性及與民衆的親切合作，阻止了殘酷的侵略者。這個原則適用在戰爭上時，『淪陷區』便不是真正的淪陷區了。日本軍的大半數必須在『前線』，底後方不停地作軍事活動，所以都被牽制住了。」

『我們底八路軍及新四軍在裝備方面的確都次於敵人，但是許多日本軍官却交口稱讚。當他們襲擊我們的時候，每次都撲個空。但是當我們襲擊他們的時候，他們每次都遭到嚴重的打擊。理由很簡單，就是由於民衆底幫助，我們能得到至爲珍貴的情報。我們能知道敵人底一動一行，我們僅僅在我們願意打他們而且在有利條件下才打他們。他們調來大兵時，我們便退而避戰，不作無謂的犧牲。可是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們並不從強大的敵軍面前逃走，我們是轉進到敵人底後方。我們確信在敵人後方的民衆能支持我們，保護我們，以及供給我們給養。我們與少數的敵人遭遇時，我們便毫不遲疑地馬上進行攻擊。因爲我們是採取如此的戰術，所以我們始終是站在攻勢，我們使敵人陷於苦悶，我們不給他們鞏固與開發占領地的餘暇。許多日本軍官確確實實地向我們說過，他們對我們底雜牌戰術感覺頭痛。一九三八年在太原西南七十哩的大毛橋，日本衛戍軍與我們底行踪不定的部隊幾次接觸都吃了

慚。惱羞成怒的日本軍司令官最後給我們其團長一封挑戰的信，邀他在某時某地對陣作戰。那位日本軍司令官寫道：『在個人方面我佩服你底戰術，但是那不是軍人底作風，那是一種偷竊的與秘密的戰術。你敢出來公開一戰嗎？』當然從敵人方面接到過這樣的信的，這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例子。我們當然不接受他們底挑戰。』朱德告訴我說：『在南京附近，某日本衛戍軍司令官給陳毅下過這樣的戰書。陳毅底回答是：『我與我底新四軍接受你底挑戰，但是我提議：爲着決定雙方戰士們底光榮勝負，我們須以同等配備作戰，此外我們更須請中立國代表作審判人。假使我打敗了，我就將我底軍隊撤到別的戰線，承認你是一位比我卓越的戰鬥者。但是假使你打敗了，你就得將你底軍隊撤回日本。』日軍司令官得了陳將軍底回答後，沒作任何答覆。』

朱德繼續着說：『華盛頓以隨時隨地得到的雜牌武器開始了反抗英國的革命戰爭，他底軍隊由英軍搶奪武器以求自給。八路軍與新四軍也是如此。他們在抗日戰爭中也是由敵人搶奪武器。在美國獨立革命的最後，華盛頓由法國得到了援助，把美軍從英國的封鎖中拯救出來了。假使中國也同樣地從盟國得到援助與補給，特別是同盟國將武器供給真正抗日的軍隊

時，那麼抗日戰的勝利不久就會來臨的。』我說：『假使這種幫助因爲某種理由不能實現時又將怎樣呢？』他說：『那麼至少在軍事上我們是無力將日本打出中國的。我們缺乏近代的攻擊武器，所以我們只能作消耗戰。此外我們更須借助於其他有利於勝利的因素。』我問他：『你們特別需要什麼樣的武器呢？』關於這個問題，朱德並不超現實地談什麼重砲坦克及飛機等重武器。他馬上就抓住問題的要點，他說：『我們現在所急需的是步兵武器，如良好的來福槍，輕機槍，重機槍，打戰車砲，便於移動的野砲，以及能爆炸礮堡橋樑與火車的高度爆炸性火藥。我們用這種武器就能隨時隨地與敵人作機動性的戰鬥，並且一定能把敵人打垮。』

可是朱德坦白承認，恢復被日本佔領的大城市時一定需要坦克重砲與飛機等重武器。他深切地瞭解政治的及物質的諸種問題。在形式上，英美兩國只能與國民黨中央政府作直接交涉；援華的戰時物資必須不折不扣地交給重慶政府。這兩個西洋強國不能將援華物資分一部份給共產黨。所以如果國民黨反對英美將武器供給共產黨時，英美使將必然地束手無策。戰爭的急迫當然需要一些手續上的變通辦法。例如：我們可以決定把武器給予完全離開政治構想純由軍事上要殺日本侵略軍的華中與華北的幾千萬民衆。我在內心裏存着這種想法。我開

朱德：『假使英美經過國民黨政府不能供給武器與共產黨，共產黨有沒有與英美軍事最高當局直接交涉的準備？』他底回答是：『爲了使敵人早日崩潰，我們需要同盟國的援助，所以如果他們表示願意與我們直接交涉，我們當然是由衷歡迎這種機會。』

但是，這裏有一個如何直接補給共產黨的實際問題。如果我們用卡車或飛機橫斷國民黨的統治區將武器運到共產區，供給的數量即使是微乎其微，我們也將惹起不少的麻煩。可是共產黨在今天已控制了中國的大部份海岸線，日軍僅僅占據着上海天津青島等幾個據點，共產黨的游擊隊經常地在這些大城市近郊活動，所以，能衝破日本海上封鎖線的潛水艦可以在數百個地點將供給品運上岸，以後八路軍便可以將運上岸的供給品運到後方。當日本海軍及空軍到了牛身不遂的一天，我們底飛機便能够從共產黨所控制的海岸基地起飛，保護着武裝輸送團將供給品運上中國大陸。

以上所說的與共產黨直接打交道，只有在國共兩黨不能合作的情勢下才必要。一九四四年初春，國共間已開始了解決彼此敵對的交涉。住在中國的許多觀察家，都希望兩黨能成立一個避免內戰超越武裝和平的協定。可是除非有些奇蹟突然發生，否則這些觀察家在原則上

根本就是過於奢望。在重慶的觀察家都一致認為：國共兩黨間的葛藤，除以內戰，或將中國分成兩部：一為共產黨中國，一為國民黨中國之外，一勞永逸的解決根本就不可能。

我將這些問題都牢記在心頭，然後我對自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美國與其他要在中國戰場作戰的同盟國，在戰後無疑地將他們底武器的大部份丟在中國，因為當同盟軍從中國撤出時，須用很大的費用才能將大部分的武器運回本國。假使那時國民黨仍掌握着統制中國的霸權，那麼除掉我們可能留在共產區的武器外，同盟國所遺留下的其餘的武器，都將成為國民黨的獨享品。我所要問的問題是：共產黨是否擔心國民黨在戰後要用我們的武器對付他們？我知道共產黨曾屢次抗議國民黨故意躲避與日本軍作戰，藉以保持充分的實力在戰後消滅共產黨。

朱德經過了片刻的深思，然後說道：「我們不願意去想內戰。我們一定不挑撥這種戰爭。但是我們以及其他中國的民主勢力準備去保衛經長年戰爭而得來的民主戰利品，並且要對破壞民主的任何反動勢力鬥爭。反動勢力的困獸猶鬥，不僅是對共產黨的戰爭，那是一個對中國全民衆的戰爭。因為中國民衆是與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所以假使國民黨向我們進

攻，那麼他就得與全中國民衆作戰。這個戰爭將成爲此次大戰的繼續，因爲第二次大戰並不能因日德義的戰敗而告終。」

然後他問我是否相信美國將在中國內戰裏幫助中國共產黨？我答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將依據此次大戰完結時的世界情勢及美國的戰爭消耗程度而定。在戰後，世界各國當然要建立一個新國際聯盟，每個國家在新國聯裏都有發言的機會。但是，我懷疑新國聯是否有干涉某國內政的權柄。就拏美國來說吧！一直到現在，我們國內還有一些衆所週知的孤立派呢。』我除了對他說一遍美國是敗北者的傳統的同情者之外，我很少有勇氣再對他講別的。

朱德沉思地搖着頭說：『無論如何，我們對於羅斯福大總統是有抱有絕大的信心的，並且我們確信他將幫助中國的民主勢力。他不是孤立派，我們了解他在大西洋憲章裏所表現的人道主義。我們大家在這次戰爭中所追求的目的便是擁護民主，反抗獨裁。假使在日德義的獨裁者敗亡之後，在中國發生反民主的戰爭時，那麼在這個反民主的戰爭的進行中，世界任何角落都不可能和平與繁榮，爲着在戰後也擁護民主，所以美國必須在戰後幫助中國的民主勢力而不幫助獨裁勢力。我可以提醒你想起美國在獨立戰爭時不是也受過外國的幫助嗎？』

我要請你們對我們作與此同樣的幫助。」

我問他：「爲了民主中國的和平與團結，共產黨能否允諾蔣介石作中國的領袖？」

他底回答是：「我相信一切都隨着情勢而變。對於蔣介石，這裏有兩個方向：假使他壟斷於促進全中國的民主，並且在抗日戰爭中盡最大努力，那麼他就能受人民的愛戴，我們也將選舉他爲民主中國的第一任大總統。那時他就是中國的華盛頓。但是假使他效法希特拉，或追從中國古代帝王的先例，或追求他現在的一面抗日一面避戰的二重政策，或繼續壓迫共產黨及其他民主份子，甚或挺身走險發動內戰，那麼他馬上就要失掉人民的擁護。我們共產黨期待並希望蔣委員長選擇第一條路線。」

朱德及其他共產黨領袖們關於這點談了很多。我問朱德關於戰後民主中國的形式及內容抱着什麼概念？他說：「民主中國的政府必須是由人民選舉的，而且是能得到各黨各派的合作後擁護的政府。」

「包括國民黨嗎？」我問。

「是的，包括國民黨。在根本上，國民黨是健全的。就是在現在，國民黨內部還存在着

孫夫人及孫科的民主勢力，這兩位民主戰士如果有機會，便能把國民黨帶到正確的路上。凡反共份子在新民主政府中絕對沒有位置，中國人民不信任他們並且也不願意選舉他們。」

這裏還有一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問題。這些抗日根據地已切斷了省與省的境界，並且將華北及華中的範圍也改劃了，我問朱德：在戰後的民主中國，這些抗日根據地的狀態將如何呢？他懇切地說：那些抗日根據地將一如今日繼續存在，成爲半自治的地區。因爲中國底土地很廣大而且各種宗教又以不同的階段發展着，所以地方自治是必需的。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與美國同樣的全國性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統一。

他所預測的未來的民主新中國既不像蘇聯又不像美國，也不像英國。他所計劃的新中國，是由一個弱權的中央政府及許多強力的半自治地方政府組織的新型國家。在這一點，新中國形態與美國的形態成了正相反的對比。因爲美國是由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及許多只能在地方事務方面推行自治的自治地方政府所組織。在朱德腦中的新中國，有些地方是模倣大英聯合國，她是一個財政經濟以及外交諸方面都有自治權的自治政府的聯合國。

他強調地說：「此外我可以指出我們所要如此建設新中國的原因。中國各地的政治社會

以及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均。中國終有達到統一的一天，但是這個統一必須經過由下而上的，並不是由上而下的，漸進的步驟。」

和平團結建設新

中國，一定會成功（後序）

史 枚

福爾曼這本書的譯文，我得到在付印之前就細讀的機會。但是我沒有看過原作，對於譯筆我不敢說什麼。有幾個人名地名和某些用辭，我曾想替離開了重慶的未會會過面的譯者填補或再斟酌，然也沒有做到。我覺得這本書，足以代表外國許多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對於中國民主運動及已經實行了新民主的區域的看法。所以，我不好多耽擱時間，把譯文送回出版者了。

在目前來讀這本書的譯本，不能不注意到兩點：一是書中關於「解放區」的某些材料及幾位人物所發表的某些意見，都是有時間性的。另一，是作者在書中的論斷，有幾處也有時間性的。

這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實行了新民主的區域從來不會停止其發展，而整個中國局勢也刻

刻在變動中。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內戰危機非常嚴重，而抗戰還未結束，軍事上的困難和政治上的倒退和逆流最顯明的擺在中國人民的面前的時候。但到目前，日本已經投降，雖然內戰形勢會空前緊張過，而由於全國人民反內戰的要求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澄清，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使國共間的雙十協定（即「國民政府與中共會談紀要」）有了全部實施的希望，使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能够更具體化并將從討論到行動。這兩個時期的不同，應當改變過書中若干處敘述及議論的意義。

福爾曼描寫國共兩黨的抗衡，雖非全貌，却是當時的事實。目前，則很可慶幸的，內戰的火藥氣已在逐漸消散，議會內外的競爭及建國綱領的共同執行，將代替無謂的不幸的流血。福爾曼所說的「內戰的跡象」，以及他所陳述的延安方面的不平的呼聲，都將成爲歷史的陳迹而不再被人記起。

願我們早早忘記那些噩夢似的過去。

然要明瞭「解放區」的實況，靠這本書的敘述，一定還嫌簡略。這本書的價值，原不只是把「解放區」的新民主和當時的內戰危機忠實的報告給了讀者。與其這樣說，倒不如說它是

流露了人民的沖破了國界的同情和正直的美國人怎樣迫切希望中國的和平、團結、民主、統一。從而，這本書在目前印出，決不是要喚起讀者去回憶國共雙十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舉行的不幸事件和狀態。（原作第一章關於特種人的活動，本有詳細的揭發，譯文已加刪節。）它貢獻給讀者的，是和平團結建設新中國的信心，以及這種信心因必獲得國際友人的偉大同情而更加堅固。

本文執筆時，政治協商會議已將結束。經過半個月的會內外的商談和辯論，各問題都已獲得一部分協議，成功是可以預料的。不過，憂時甚深之士仍不願作大的樂觀。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如停止內戰命令是政府與中共協議後宣布的，主要沖突限於一月十三日午夜停止，但直到今天，尙未完全實現，國共雙方的將領都有告急的電報。又如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在重慶市內滄白紀念堂敦請出席會議的代表報告時，竟有特種人物率領暴徒大肆搗亂的怪事發生，而民主建國會遷川大廈召開星期政治演講會時，亦有暴徒搗亂未逞。又如愛國政治犯的釋放，見報的只有廖承志，七天內查明完全釋放的諾言又大打折扣。又如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前發生的昆明學生被暴徒拘捕和屠殺的事件，及成都川大學生橫被誣陷為犯

「危害民國罪」的事件，等等——都是很引起人們失望的。

但在民主大道上的幾堆絆腳石，絕對阻礙不了和平團結建設新中國的偉業。特種人物近來的暴行，只是反進步集團真面目的新的自己揭露，嚇不倒民主運動的戰士們的。我們深信在反內戰人民的督促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必能完成，複雜而困難的政治問題必能得到執衷得當的解決，從而內戰的災禍必能永遠消弭，民主建設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曾經有過許多關於中共無誠意實行和平團結的造謠。（這些謠言似乎大大的影響了赫爾利，以致他固執的發出了關於中共的錯誤言論。）福爾曼這本書所敘述的中共對國事的基本主張及對新中國的基本看法，完全反駁了這些謠言的。

這是極重要的一點，讀本書時萬不能遺漏掉的。在政治協商會議中，中共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聯名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是該黨最近的政治主張（提出於一月十六日，發表於廿四日各報）。為幫助讀者瞭解這極重要的一點，特轉錄於本文之後，以便參攷，並為本文作結。

中共所提：

和平建國綱領草案（附錄）

一 總則

中國國民政府鑒於抗日戰爭業已結束，和平建設新階段應即開始，爰特邀集各抗日黨派代表與社會賢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是。茲經一致同意：

（甲）確認國內各民主黨派應實行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國內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糾紛，均應以政治方法尋求解決。

（乙）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下，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澈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

（丙）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

徑。

二 人民權利

(甲) 政府應保障全國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在平時應享受之身體，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徙，營業，罷工，遊行示威及免於貧困，免於恐怖等自由。

(乙) 承認男女平等及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丙) 現行法令有與上述兩項原則抵觸者，應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丁) 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所有侵害人民權利之一切特殊機構應即解散。

(戊) 立即無條件釋放漢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

(己) 立即無保留的廢除一切新聞，出版，戲劇，電影，及郵電等檢查制度。

(庚) 一切政府機關與軍政人員，凡有侵犯上述人民自由之行為者，應予處罰。

三 中央機構

(甲) 在結束訓政籌備憲政之過渡期中，必須立即擴大現有的國民政府的基礎，改組爲能够容納全國各抗日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舉國一致的臨時的聯合的國民政府。

(乙) 各黨派，無黨派民主分子應廣泛參加國民政府的一切部門，多數黨在政府主要職位中所佔的名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丙) 改組後的政府應脫離國民黨的直接領導，任何一黨黨費不得由國庫開支。

(丁) 政府所發佈的一切命令，都應經由會議通過及主管機關連署。

(戊) 改組後的政府施政方針，應以本綱領爲根據。

四 國民大會

(甲) 改組後的國民政府，應負責協同政治協商會議商定中國民主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選舉法，組織法，並立即根據新的選舉法進行選舉。

(乙) 確定在本年內召開有各黨派參加的自由的普選的國民大會，製定憲法，並依據憲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聯合的國民政府。

五 地方自治

(甲) 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廢除現行保甲制度，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成立自省以下各級地方民選政府。

(乙)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省得自訂省憲，各地得採取因地制宜的措施。

(丙) 全國各地凡已實行民選的地方政府，應承認其為合法，並定期實行改選。

(丁) 未能立刻完成民選的省區，省政府應由各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先成立地方性的臨時的民主聯合的政府，並確定在一年內完成新的選舉，成立正式的民選的省政府。

(戊) 收復區的各級地方政府，應與當地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先成立臨時的民主聯合的省市縣政府再籌備經過自由普選產生的正式的省市縣政府。

(己) 在少數民族區域應承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權。

六 軍事改革

(甲) 改組軍事委員會及其一切附屬機關使之成爲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士共同領導的機構，以便改革軍政，統一軍令，實現軍隊國家化。

(乙) 承認一切抗日軍隊均爲國軍，公平合理的分期整編全國軍隊，縮減軍額至最低限度，劃定軍區，厲行平等待遇，確立公正的人事徵補，供給與後勤制度。

(丙) 根據軍隊爲屬於人民之武力的原則，以民主精神教育軍隊，並以軍民關係爲軍隊獎懲之第一個標準，以澈底糾正軍隊屬於任何個人或派系之現象。

(丁) 裁兵後地方治安主要應由地方保安隊及不脫離生產之人民自衛隊維持之。

(戊) 確定今後國家軍費預算不得超過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

(己) 一切僞軍，無論已否加委，均應擬具妥慎辦法，定期解散。

(庚) 在華日軍尙未繳械者，應限期繳械並限期遣送回國。

七 復員善後

(甲) 政府應迅速製定切實而有效之善後復員計劃，保證退伍官兵得到職業，妥善照顧殘廢軍人及抗戰軍人家屬與遺族之生活。

(乙) 對收復區難民之救濟，疫病之撲滅，幣值物價之穩定，敵產逆產之合理處置，接收人員優佔貪污之嚴格制裁，敵寇破壞公私財產損失之調查，附逆漢奸之檢舉審判，善後救濟總署援華物資之合理分配等，政府應定切實計劃，迅速實施，並倚靠廣大人民團體之幫助與監督以促其成。

(丙) 切實幫加義民難民回鄉給予交通上之便利和優待。

(丁) 在交通上應迅速修復鐵路公路及車輛船隻，全國交通事業應立即脫離軍事管理完全為和平事業服務。

(戊) 切實執行停止兵役和豁免田賦一年之法令，一切變相之徵兵徵賦行為均應嚴禁。

八 財政經濟改革

(甲) 確立預算決算制度，并平衡收支，取消苛雜，改革稅制，收縮通貨穩定幣制，國家支出之最大部份，應保證用於經濟建設與文化事業。

(乙) 爲促進中國工業化，定期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吸收對發展經建有關係之各方面代表人士參加，決定經建方針，製定計劃，廢止現行統制政策，實行經濟民主與企業自由，確立國營與民營種類，取消國營工業之特殊待遇，扶助民間工業，給予大量貸款，輕稅及購買原料與運銷之便利，使中國經濟走上公營私營及合作經營共同發展的道路，以反對國內官僚資本，并防止外國獨佔資本之操縱國民生計，嚴禁官吏利用權勢地位從事於投機壟斷，逃稅走私，挪用公款與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活動。

(丙) 實行農業改革，扶助農民組織，推行全國減租，適當的保護佃權，並保證交租，嚴禁高利盤剝，國家銀行應擴大農貸數量，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供給農具耕牛及種子，發展合作事業，開墾荒地，建設水利。

(丁) 實行勞動法，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

九 文化教育改革

(甲) 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

(乙) 大學採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

(丙) 普及城鄉小學教育，扶助民辦學校推廣社會教育，有計劃的消滅文言，提倡衛生，改造中等教育，加強職業訓練，擴充師範教育，並根據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革各級教學內容。

(丁) 在中央與地方預算中充分增加文化教育經費，並由國家補助民辦學校及一切文化教育團體，獎勵科學研究藝術活動及出版事業。

(戊) 保障教職員及科學工作者生活，並救濟貧苦學生與失學青年。

(己) 改組國家宣傳機關，使一切國營之報紙通訊社，廣播及戲劇電影事業，為全國人民服務，不為少數人所壟斷統制。